

公羊義疏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一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十三

句容陳立卓人著

桓六年
盡七年

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注猶曰是人來不錄何等人之辭

疏左傳云書曰寔來詩正義云春秋桓六年寔來左傳作實
來惠氏棟云寔當作實石經傳作寔宋本同誤也按惠氏
說誤陳氏樹華云傳解經不容立異公穀皆作寔來寔訓爲
是杜注乃云寔實也詩正義似未足據公羊問答云左氏注
寔實也其訓可從否曰非也實者指虛實而言也詩實嘗實
鑿鄭箋云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寔是也按爾雅云
寔是也鄭蓋本雅訓公羊傳曰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以
實訓是不可從說文之部寔正也段氏玉裁注云召南毛詩
傳曰寔是也韓奕箋寔是也公羊寔來猶曰是人來也穀梁
傳寔來者是來也按許云正者是也正與是互訓寔與是音
義皆同此云寔正也卽公穀毛鄭之寔是也詩湜湜其止鄭
箋尚以持正釋湜而古多以實爲寔韓詩實命不猶卽寔命

不猶也大雅韓奕實墉寔塈卽寔塈寔塈也周語容于故卽故寔故韋云故事之是者也實寔音義各殊山趙魏間實寔同聲故相假借若注春秋曰寔實也則非錢氏大昕養新錄云玉篇寔時弋切是也實時質切不空也兩字音義俱別詩大雅實墉實塈實藉箋云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正義云春秋桓六年州公寔來左傳作實來虫聲同故字有變異也今本左氏亦作寔與詩正義所引異蓋孔氏所據乃服虔本非杜本也觀禮伯父實來注今文實作寔是實卽寔之古文春秋公穀爲今文左氏爲古文故二傳作寔來左氏作實來杜元凱改從二傳失左氏古文之舊矣按書秦舊是能容之禮大學作寔則又借是作寔秦惠王詛楚文曰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戮力同心是讀是爲寔國策蘇代曰白起是故用兵高注是實也故此以是解寔曰是人來也○杜猶曰至之辭○繁露玉杯云有文無質非直不予以少惡之謂州公寔來是也蓋是人來者略之之辭若曰是一人來耳其何等人則不錄也春秋重詳略之旨故詳言之者多美文其惡者則略辭也孰謂謂州公也注以上如曹書疏注以上如曹盟目疏注據葵至盟目○見僖九年諸侯盟于葵丘傳曰桓公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柯危爾桓公震而矜之

叛者九國是也舊疏云桓公震矜慢人而書曰化我也正行危之本魯慢州公非敬逆之道是以据而難之化我也正行

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

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也今州公過魯都不朝魯是慢

之爲惡故書寔來見其義也月者危錄之無禮之人不可備

責之疏

注行過至語也○穀梁傳其謂之是來何也以其畫以過相朝卽此注之過魯不朝也范云畫是相過去朝遠非

莊子齊物論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注是非之辨爲化聲蓋無禮故相辨也哀六年傳陳乞曰當之母有魚菽之祭願

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亦卽

慢易之意行過不以賓主正禮也讀書叢錄云化我卽上文

過我過化同聲因口授其字異耳哀六年傳願諸大夫之化

我也不得謂無禮無禮二字是注者增成云穀梁傳作畫我

其音義正同按何氏所云無禮者謂無禮儀耳謂無假道入

朝諸節也陳乞請諸大夫過我亦以飲食燕享亦必有揖讓酬酢之節顧諸大夫之不爲此禮故言化也○注諸侯至竟

也○儀禮聘禮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於朝

則請帥奠幣鄭注至竟而假道諸侯以國爲家不敢質徑也

將猶奉也師猶道也請道已道路所當由又云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遂受幣明遣大夫迎于朝爲賓主也然則過竟假途所以使鄰國有禮兼爲己戒不虞也故隱四年遇于清注當春秋時出入無度禍亂姦宄多在不虞是也聘禮又云僂之以其禮上賓太牢積唯芻介皆有餼卿大夫且然國君可知皆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又云哲于其竟賓南而上介西而眾介北面東上史讀書司馬執策立下其後注史於眾介之前北面讀書以敕告士眾爲其犯禮暴掠也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司馬主軍法者執策示罰亦所以戒不虞并使鄰國有備也自虎通誅伐云諸侯家國入人家宜告主人所以相尊敬防并兼也春秋傳曰桓公假途于陳以伐楚禮曰使次介先假道用東歸即如是諸侯賣王者道禮無往不反非所謂貳者也將入人國先使大夫執幣假道主人亦遣大夫迎于郊爲賓主設禮而待之是其相尊敬也防并兼奈何諸侯之行必有師旅恐掩人不備上卒歛取恒遲先假途則預備之矣故昭六年左傳楚公子棄疾聘于晉過鄭禁芻牧采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蕡不抽屋不強勾明當時多不如此故傳記爲美談也又宣十四年左傳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是不假道之事也當時諸侯猶以爲醜焉○注今州至義也○繁露觀德云州公化我尊爵而無號亦書寔來見慢之爲惡義也通義云上傳云過我此

云化我者前自其國如薄施出于魯今自曹還復過魯遂止
不去將依於我而猶不能修禮來朝故責其化也仍牽涉左
氏不復其國之意○注月者至責之○舊疏云凡朝例時此
不朝故書月以見危不書日以見其危者無禮之人不可備
責也春秋正辭云來不

恒月決不王也非何義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疏穀梁釋文紀侯左氏作杞侯今本左氏經傳亦作紀左傳校勘記陸氏穀

梁音義左氏作杞侯陳樹華云三年書公會杞侯于郿此作紀侯疑傳寫之誤按公羊不以杞爲侯爵故此及三年皆作

紀杜云成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穀梁作郿差繆略云成穀梁作郿蓋鄭之譌又與今本戴梁異洪氏亮吉乾隆府廳

州縣志云成城在兗州府甯陽縣東北九十里魯成邑按甯

陽縣志曰舊曰故城社今并太平爲一社曰太古社大事表謂

云在今兗州府甯陽縣東北九十里莊三十年次于成備齊

也襄十五年齊人圍成公救成於是城成邦後爲孟氏邑定

十三年仲山爲季氏宰將墮成公歛處父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是魯之北境近齊之邑左傳校勘記云山井鼎云足利本後人記

秋八月壬午大閱

疏據歷八月無壬午七月之八日九月之九日也

大閱者何簡車徒也

注大簡閱兵車使可任用而習之疏周禮

大宗伯職大田之禮簡眾也注古者因習兵簡其車徒之數經義述聞云桓六年大閱傳曰大閱者何簡車徒也昭入年秋蒐于紅傳曰蒐者何簡車徒也十一年大蒐于比蒲傳曰大蒐者何簡車徒也引之謹案大閱者何簡車徒也當作大閱者何簡車也徒字涉昭十一年傳而衍也蒐者何簡車徒也當作蒐者何簡徒也車字亦涉昭十一年傳而衍也蓋蒐惟簡徒大閱惟簡車大蒐則合車徒而並簡之故傳分別言之何注大閱者何簡車也曰大簡閱兵車使可任用而習之但言車而不言徒則車下無徒可知注蒐者何簡徒也曰徒眾但言徒而不言車則徒上無車可知桓六年昭八年十一年傳並以以罕書也注曰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言簡徒當比年爲之昭八年之簡徒非比年也簡車當以三年桓六年之簡車非三年也簡車徒當以五年昭十一年之簡車徒非五年也是以謹其罕也據此則蒐爲簡徒大閱爲簡車大蒐爲簡車徒傳本各自爲義故注本之而爲此說若也與大閱大蒐傳皆謂之簡車徒則三者異名而同實注何得强爲分别而以简徒爲蒐亦與何注同傳文有分合之不同昭八年昭十一年疏又兩漢書刑法志所載簡徒簡車簡車徒年數

引大閱傳作簡車徒也則所見本已誤衍不始於周石經矣
又按李善注魏都賦謝朓登孫權故城詩並引公羊傳曰大
閱者何簡車馬也馬字蓋涉左傳而衍何注但言車不言馬
則本無馬字可知李所見本衍馬字徐所見本衍字皆誤
木也穀梁傳曰大閱者何閱兵車也不言馬亦不言徒與公
羊古木合○注大閱至習之○通義云閱如伐閱之閱簡如
簡稽之簡必取名簡閱者明主爲簿按之周禮所謂校登其
夫家之眾寡及其六畜車輦旗鼓兵器者是也先王之治安
不忘危存不忘亡井牧其田野而寄軍令焉居則有戶籍田
結行則有尺籍伍符故大師曰拱稽大役曰抱曆大田曰讀
書契凡所以使軍實可數卒兩可比然後等列辨少長順而
坐作進退之節可習按周禮大司馬以大閱專屬仲冬鄉注
至冬大閱簡車實益周禮也簡有選義禮記郊特牲云簡其
車賦而厯其卒伍又王制簡不肖以繕惡皆選擇分別之義
故大司馬又云簡其鄉民也擇其兵車之善者習之使可用固不徒習知其數已也何以書蓋以罕書
也

注罕希也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
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
亡安不忘危不地者常地也蒐例時此日者桓旣無文舊又

忽忘武備故尤危錄疏

注罕希也○通義云罕者不常舉也

尊鮮罕也庄罕亦希也○詩鄭風叔發罕忌禮記少儀罕見曰
蜀名論語子罕篇子罕言利孟子告子篇吾見亦罕矣皆謂
希也○注孔子至棄之○見論語子路篇棄宋本作弃漢書
刑法志云魯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授括治兵大閱之事
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存王道於是師旅亟動百姓罷
弊無伏節死難之義孔子傷之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意
謂用不教之民以戰是棄之也班何之義大同舊疏云何氏
之意與鄭別按鄭氏論語注無考公羊問答云問其異同安
在丘穀梁傳注何休曰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鄭君釋之曰
教民習戰而不用是亦不教也按教民習戰者安不忘危存
不忘亡之意不能無故而用鄭君義非宋氏胡廣過庭錄云
何以教爲吾戰事故舉蒐狩之期且證上章教民七年也張平
云與鄭別知鄭不同今其文不具鄭意蓋以教民使知禮義
與信而後可以一戰如左傳所說者與穀梁傳三十三年傳
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白虎通三教篇劉勰新論問
武篇引論語皆無以字後漢書博覽傳鄭太傅隋書經籍志
皆引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蓋齊魯論之異意亦謂平
日忽略武備不教民戰一旦明之是棄之也晉書庾袞傳引
孔子曰不教而戰是謂棄之○注故比至忘危○舊疏云知
俱年數古漢禮猶然經義述聞云漢書刑法志連帥比年簡

徒卒正三年簡車輶牧五載大簡車徒說與何氏注同蓋西漢以來公羊家舊有此說故漢志及何注皆祖述之要皆出於傳文之分言簡車簡徒簡車徒也此又一證矣說文門部閥具數於門中蓋取其一具數之意蒐與搜通玉篇手部按閭也是搜同義小爾雅廣詁云閭搜具也按亦作凌見郊特牲釋文周禮度人注云凌之言數與說文訓閭爲具數義亦合蓋蒐閭皆具數之義但事有小大故名各殊耳漢書刑法志又云古人有言天生五材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鞭朴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是亦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之義也○往不地者常地○舊疏引賈逵注云簡車馬于廟也未知何意然否按授兵可於廟治兵不可於廟舊疏云蓋在郊內是也○注蒐例時○舊疏云昭八年秋蒐于紅定十四年夏大蒐于比蒲是也○注此日至危錄○舊云以罕書又三年合大閭者惟見此明未循三年之制知桓公忽忘武備也故危之舊疏云

蔡人殺陳佗

陳佗者何陳君也

注

以躍卒不書葬也

疏

注以躍卒至葬也

壬辰陳侯躍卒注云不書葬者佗子也佗不稱侯者嫌貶在

名例不當絕故復去躍葬也以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立陳

侯考至平陽國公羊義疏十三

佗不君而見絕宜去其子葬今羅不書葬知佗是陳君矣去羅葬者不君其父不成其子故也史記陳杞世家云桓公弟爲屬公屬公取蔡女與蔡人亂屬公數如蔡淫七年屬公所殺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羅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誘屬公好女與蔡人共殺屬公而立羅是爲利公利公者桓父爲屬公班固亦以屬公爲桓公弟與史記同見索隱此又羅爲佗子均與左傳史記互異公羊旣羅不書葬亦未可知何謚爲屬爲利均不可考佗爲桓公何人亦不可知陳君則曷爲謂之陳佗注據殺蔡侯般不言蔡般疏般○即荀子一年楚子虔誘蔡侯絕也注絕者國當絕疏注絕者至當絕○通義云絕者諸侯有罪當絕其世也佗本弑立絕之不成爲君故還令與當國者同號按國當絕者亦謂佗不宜有國故曰國當絕陳伯羸曰諸侯外淫者絕用公羊義也包氏憤言誅絕例目云正春秋據二百四十二年已成之事以筆削其所貶美指見末羊讐貶而誅絕重而讐貶之中實寓誅絕任城何劭公注公羊於二者分別尤審誅有三等曰讐讓曰刑戮曰磔棄絕有

四等而黜爵曰奪士曰覆嗣曰滅宗廟社稷禮曰大罪有五逆天地者罪及五世不畏天而怨懟與弑父弑君者是也誣文武者罪及四世變古易常者是也逆人倫者罪及三世不能事母殺世子母弟亂嫡庶者是也誣鬼神者罪及二世昭穆爲淫祀者是也殺人者罪止其身春秋所書罪止其身者鮮而罪及二世三世四世者多而皆統之於誣絕今就傳文與何氏注槩括其目分而錄之舉一反三自王公以下其能免者無幾也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此陳侯外注据史記蔡爲陳佗母族亦卽逆人倫者故奪其子葬以示絕也

曷爲絕之注据戕鄧子不絕疏注据戕至不絕○宣上八年邾婁子戕鄧子賤也其賤王鄧是也彼亦見殺於外國稱爵不絕也

奈何外淫也疏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注不稱使者公一陳云國君淫於外甘爲賤辱而不羞甘爲賤辱者賤辱之徒也故絕奪其君位繁露王道云陳侯化淫乎蔡蔡人殺之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左右備一師以備不虞今蔡侯恣以身出入民間至死問里之庸甚非人君之行也又云觀乎陳佗知嫉淫之過穀梁傳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惡乎注惡乎

猶於何也疏鄭注惡乎猶於何○禮記檀弓云吾惡乎用吾情公羊義疏十三年也莊十二年

傳射侯之美惡乎至注惡乎至猶何所至孟子梁惠王篇天下惡乎定趙注問天下安所定也皆與於何義合故擅弓又云吾惡乎哭諸言於何哭諸也論語里仁篇惡乎成名言於何成名也孟子公孫丑篇敢問夫子惡乎長亦於何長也小爾雅廣訓云惡乎於何也是也定元年穀梁傳惡亦得之注惡於何也是單言惡亦得有於何之訓也注于蔡蔡

人殺之注蔡稱人者與使得討之故從討賊辭也賊而去其

爵者起其見卑賤猶律文立子姦母見乃得殺之也不曰不

書葬者從賤文疏注于蔡唐石經蜀大字本同鄂本閩本監

佗者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周公兄鮑立是爲桓公桓公病蔡人爲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旣立娶蔡女蔡女淫于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厲公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又見陳杞世家均與公羊義合左傳以佗與厲公爲二無陳佗外淫事○注蔡稱至辭也○隱四年衛人殺州吁于濮傳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注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此書蔡人與彼同故注以為從討賊辭也人者眾辭明與使得討也通義云傳不舉弑君爲重者其爲蔡人討則以淫故故就本事明蔡得殺佗之義也

穀梁傳曰其不地於蔡也○注惑而至卑賤○解不書陳侯
義也穀梁所謂匹夫行故匹夫稱之是也○注猶律至之也
○舊疏云猶言對子姦母也○注不口至賤文○校勘記云
閩本監本毛本同誤也鄂本月作日當據正舊疏標起訖亦
作日解云陳佗是君而見弑例當書日卽隱四年戊申衛州
吁弑其君完之屬是也君被外國殺者不責臣子不討賦例
合書葬卽桓十八年葬我君桓公是
也今不書日不書葬者從賤文故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疏九月無丁卯八月之二十一

四日十月之二十五日也

子同生者孰謂謂莊公也

注以夫人言同非吾子

疏世家云

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曰同同長爲太子校勘記云唐
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嚴公云音莊本又作莊按東漢改莊爲
嚴故漢書五行志莊公多作嚴公○注以夫至吾子○卽莊
元年傳夫人譜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是也
舊疏云正以道公疑非己子則是其長子同旣繼體是長故
知爲莊公按慶父莊公庶兄莊公與季友同母桓公以三年
娶六年生同公疑同非己子故知
是嫡長莊公以別於慶父之庶也何言乎子同生○注據君存
稱世子子般不言生

疏

注据君至言生○君存稱世子莊三十二年子般卒傳文魯世家莊公見

孟女說而愛之許立爲夫人生子班明班生亦在莊公卽位
後不見經也按禮記疏引服虔云不稱太子者書始生蓋古
人立太子亦如後世臨軒策拜始生時未必卽爲太子也以其備用正禮故特書子以志喜

喜有正也

喜國有正嗣疏

注喜國有正嗣○通義云言魯之諸公久未有正嗣也僖母成風文母聖姜襄母定弋昭

母齊歸哀母定姒子般母孟任子野母敬歸皆妾子赤雖嫡

而母踐宣母頃熊本嫡又爲僖公所廢故唯莊公得正喜而

書之耳穀梁傳云疑故志之如前所說諸公本悉非正故不

志令賓正者安知非不疑亦志必求其難獨成公未見妾母

或可謂宣夫人繆姜之子而繆姜有淫行文姜適同何又不以疑志爲此說者鄙哉未有言喜有正者

此其言喜有正何久無正也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注

其諸辭也本所以書莊公生者感隱桓之禍生於無正故喜有正而不以世子正稱書者明欲以正見無正疾惡桓公日

者喜錄之禮生與來日死與往日各取其所見日也禮世子

生三日卜士負之寢門外以桑弧逢矢射天也四方明當有

天地四方之事三月君名之大夫負朝于廟以名徧告之疏
趙氏坦寶號齋札記云公羊疏引衛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
高傳與子平平傳與子地傳與子政故傳與子壽至漢
景帝時壽乃其弟子胡母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
圖議此傳子公羊子曰宣五年傳子公羊子曰此公羊傳非
高自作之明證又云莊十年定元年傳引子沈子莊三十年
傳引子司馬子閔元年傳引子女子哀四年傳引北宮子此
皆傳公羊之經師當在胡母生之前而莫悉其名耳按公羊
氏五傳乃著竹帛此公羊子或是高以後子孫所附益者不得
卽定爲傳非高所自作之證也○注其諸辭也○經傳釋
詞云其諸亦擬議之辭也桓大年公羊傳其諸以病桓與論
語學而篇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此曰辭也亦謂語辭也○
注本所至有正○序疏引春秋說云春秋書有七缺申之曰
惠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爲夫之道缺明隱桓之母皆
非嫡妃尊卑也微致敗亂階莊公以嫡夫人長子得國得夫
婦父子之正故喜其有正而書也○注而不至桓公○通義夫皆
云春秋之法誅君之子不立內無絕於公之道然尊桓之母皆
以起賤桓公蓋微文也舊疏云若以正稱書宜言世子同世生所
同實世子而不以正稱書是其以正見無正之義桓由不以世與莊
公正而篡弑故曰疾惡桓公也按此與孔說是也不以世與莊
卽不以正與桓公明桓公也宜絕不世見其非正也○注曰

者喜錄之○春秋詳略之旨曰詳而時略喜有正故錄從日
鄭注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明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斂
過爲往生以方至之日數死以已過之日數同是生死本日
數死之前日也○注禮世至告之○此約內則文禮記內則
云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太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
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
方注桑弧蓬矢本太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又云世
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於阼階西鄉世婦抱
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又云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
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子師辨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
夫告宰名宰辨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
注宰屬吏也春秋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彼言大夫禮故
宰辨告此記諸侯禮知當使大夫也說苑修文云弧之爲言
豫也豫者豫吾意也故古者兒生三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
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必有意其所有事然後
敢食穀故曰不素殯兮此之謂也白虎通姓名云三月名之
何天道一時物有其變人生三月曰煦亦能咳笑與人相更
答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故禮服傳曰子生三月則父名之
於祖廟於祖廟者謂子之親廟也明當爲宗廟主也一說名

之於燕寢名者幼小卽曉之稱實略故於燕寢禮內則曰子
生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立於阼階西南世姑抱子升自
西階君命之嫡子執其右手庶子撫其首君曰欽有歸夫入
子問曰世子生三月以名告於祖廟內則記曰以名告於山
川社稷四境天子太子使士負子於南郊以桑弧蓬矢六射
桑者相連接之道也保傅曰太子生舉之以禮使士負之有
司齊肅端綾之郊見於大韓詩內傳曰太子生以桑弧蓬矢
六射上下四方明當有事天地四方也禮內則又云子生男
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又郊特性士使之射不能
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注男子生而設弧於門左示有射道
而未能也禮記曾子問曰世子生太宰命祝史以名徧告於
五祀山川姓內負子名之喪於禮略也則君薨世子生不必
俟三月蓋見殯則名故曾子問云某之子某從執事故見謂
見殯也若已葬之後則亦三月乃名故曾子問云如已葬而
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太宰太宗從太祝而告於祿
三月而名于祿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是也

冬紀侯來朝注朝聘例時疏注朝聘例時○應十一年春歲候使凡伯來聘是也

年來聘及冬天王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疏

二月無己亥己亥爲正月之二十八日杜云咸丘舊地高平鉅野縣

南有咸亭大事表云在今曹州府鉅野縣南水經注濟水篇黃水又東逕咸亭北桓七年焚咸丘者也

一統志咸丘在曹州鉅野縣南公羊以爲邾婁之邑或先屬邾婁後爲魯有也爾雅釋地左高曰咸丘

焚之者何樵之也注樵薪也以樵燒之故因謂之樵之樵之

齊人語疏

莊子外物篇乃焚大槐釋文引司馬注焚謂燬燔時燒火樹也此傳云樵之者以火攻也義皆相近

故杜注云焚火出也按樵疑樵之假借說文火部熑所以然持火者也玉篇火部炬火也體內則肝腎取狗肝一條之以其督滿炙之舉熑其管不蓼釋文作焦云字又作熑則卽此樵之義說文作爨云火所傷也玉篇火燒黑也是也又周禮堇氏掌其燬契以待小事注杜子春云燬讀爲細目樵之樵或曰如薪樵之樵謂所爇灼炬之木也故謂之樵是燬樵通也○注樵薪至樵之○爾雅釋文引字林云樵薪也廣雅釋木蕡薪也左傳桓十二年云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注樵薪也說文木部樵散木也按樵木薪木因謂取薪爲樵詩白華云樵彼桑薪是也以薪燒物因亦謂之樵故杜子春讀樵爲樵也○注樵之齊人語○管子七臣七主云樵之者何以火暴焚地燒草卽謂樵草也明當時有此語樵之者何以火

攻也疏

以火焚地謂之樵故以火攻城亦謂之樵也蓋凡以

樵謂未焚之木也用此木以燒物亦卽謂之樵虛實互用也

何言乎以火攻

注据戰伐不道所用何兵器也

道所用兵疏

注据戰至用兵○謂經書戰伐不道所用何兵器也

疾始以火攻也注

征

伐之道不過用兵服則可以退不服則可以進火之盛炎水

之盛衝雖欲服罪不可復禁故疾其暴而不仁也傳不託始

者前此未有無所託也疏

穀梁傳云疾其以火攻也解託箋云以火攻人君大惡也目言之何

遠也賤桓也○注征伐至仁也○司馬法云家卒與百官布

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

齋屋淮南子兵略云故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則舉兵而

辟其竟責之以不義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師曰毋

伐樹木毋抉墻幕毋刈五穀毋排焚積聚毋捕民虜毋收六畜

皆所以禁暴也○注傳不至託也○託始如踰二年無駭入

桓傳云始滅助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

爾紀履綸來逆女傳云始不親迎助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

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二事皆春秋前所有託始於彼爲春秋

之始此火攻前此無有直始於桓公故只云疾始無庸託

也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

疏

穀梁傳云其不言邾咸丘何曷也是亦以咸丘爲邾婁邑

爲不繫乎邾婁

注

據邢邵部繫紀疏注据邢至繫紀○卽莊

是國之也

注

欲使如國故無所繫加之者辟實國也疏注欲使至

國也

○校勘記云

闢本監本毛本實作寔誤鄂本作實當据正若第云國也似詰咸丘爲國曰國之明非國而國之也既

已國之故無所繫似實國也

曷爲國之

注據邢邵部不國疏注据邢至不

部邵則不君存焉爾

注

所以起邾婁君在咸丘邑明臣子當赴其難與在國等也

日者重錄以火攻也疏注所以至等也

存二傳無文此本公羊先師所傳君在咸丘故通咸丘爲國

猶溫之通乎天下也又以責邾婁臣子當赴其難主憂臣辱

主辱臣死君父有急臣子宜共之也通義云諸言君存焉爾

者皆謂其國都也都不繫國者宮廟朝市所處故重錄之按孔說未當如係邾婁國都直書邾婁矣國君所在猶言王所

焉耳雖外邑亦如都也

○注

日者至攻也○舊疏云正以侵伐例時卽隱七年秋公

伐邾婁是也故決之

夏穀伯紂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疏

漢書地理志南陽郡筑陽故城縣西十里有穀城山爲穀國地桓七年穀伯紂來朝後不見經入于楚水經沔水篇又南過穀城東注沔水東逕穀城

南而不逕其東矣城在穀城山上春秋穀伯紂之邑也墉闕頽毀基塋亦存元和郡縣志襄州穀城縣春秋穀國今縣北十五里穀城是也今屬襄陽府又水經注脩水篇南過鄧縣東南入于沔縣故鄧侯吾離國也楚文王滅之秦以爲縣皆何以名注

據牒辭不名也

疏注據牒辭不名○卽隱十一年春牒侯辭侯來朝是也

失地之君也疏

繁露滅國上云鄧穀失地而朝魯桓鄧穀失

鄧當莊公時此云失地者乃出奔非國滅也所傳聞之世小國君奔猶未名以其來朝于我故名錄之穀鄧盛鄧皆失地之君易爲或言奔或言朝來奔者寓於我之辭來朝其稱侯者非寓於我之辭按穀梁傳亦云其名何也失國也其稱侯

朝何注據以賤也疏

注據以賤也○左傳云名賤之也以其失地故賤之劉氏逢祿左傳考證云來朝何故賤之曲禮諸侯失地名眞春秋家言也是也杜以爲辟陋小國賤之禮不足故書名按穀鄧去東都不遠不得謂

之辟陋若謂禮不足則宜同介葛盧書來牟人葛人亦東方
辟陋小國亦止以朝惡人而人之亦不書名曲禮云諸侯不
生名與下失地名正相成杜注非左氏旨矣左疏引服虔云
穀鄧密邇於楚不親仁善鄰以自固卒爲楚所滅無同好之
救桓又有弑賢兄之惡故賤而名之亦非穀鄧卽不朝魯亦
無救於楚之滅謂其不親仁善鄰亦無據衛襄隆之難秦道
靜之釋皆失

左氏本義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

注穀鄧本與魯同貴爲

諸侯今失爵亡士來朝託寄也義不可卑故明當待之如初

所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無後者施於所奔國也獨妻得配

夫託衣食於公家子孫當受田而耕故云爾下去二時者桓

公以火攻人君故貶明大惡不月者失地君朝惡人輕也名

者見不世也

疏

白虎通王者不臣篇王者臣不得爲諸侯臣以其尊當與諸侯同春秋傳曰寓公不世待

以初按此云貴者無後語未明白虎通所引春秋傳當是此傳文也與何氏本異○庄穀鄧至如初○禮郊特牲云諸侯不臣寓公注寓寄也疏引喪服傳云寄公者何失地之君也諸侯不臣者不敢以寄公爲臣也明與主國同墳今雖失爵

亡士託寄於我義不敢卑也穀梁傳云尖朝則其以朝言之
何也嘗以諸侯與之接矣雖失國弗損吾異日也范引此傳
待之以初解之禮喪大記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大
夫之喪未小斂爲君命出是比寄公於大夫之君命也又云
夫人爲寄公夫人出命婦爲夫人之命出亦比寄公夫人於
命婦之夫人之命故注下云獨妻得配夫也又云君拜寄公
國賓注皆寄公在國賓上其尊可知是亦待之以初一事也
禮喪服寄公爲所寓傳云言與民同也王氏士諫云按與民
同亦寄公自處然爾其所寓之君則以客禮待之喪大記君
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君拜寄公國賓於位夫人大爲寄
公夫人出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是也然則穀鄧之君
失國來託先行朝禮故書來朝與盛伯來奔異矣白虎通又
載一說云或曰王者臣得復爲諸侯臣者爲衰世主上不明
賢者非其罪而去道不施行百姓不得其所復令得爲諸侯
臣施行其道易曰不事王侯此据言王之致事臣也言不事
王可知復言侯者明年少復得仕于諸侯也按此自謂王朝
卿大夫爾禮雜記云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諸侯之臣可臣
大夫知王者之臣可臣諸侯矣○注所謂至不倫○論語泰
伯篇文釋文作不倫云本又作倫校勘記云按當依陸本
倫古今字說文無倫字鄭箋詩有之○注無後至云爾○禮倫
郊特牲云古者禹公不繼世注禹寄也寄公之子非賢者

不足尊也所謂不繼世於所奔之國不繼世卽無後之義謂子孫則受田而耕矣其實寄公之待國君亦與民同故寄公同也齊衰三月與庶人爲國君同服故彼傳言與民同也雷次宗云既來受其惠宜敬於所託故與眾人同則卽斥託衣食公家諸事蔡氏德晉云鄒仲輿謂寄公爲衰世禮非也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至周初止千八百國而已則其間失國而爲寄公者必多而其服由來舊矣賈疏云失地君者謂若禮記射義貢士不得其人數有讓黜諸侯削地削地盡君則寄在他國孔疏云或天子削地或被諸侯所逐皆爲失地是必兼二義乃備也按失國之君蓋如狄狄人逼逐黎族寓于衛之屬是也方氏苞云失地之君不宜遽與民同而特制此服俾守宗社者知一旦可降爲鄰國之庶人而愾乃有位也亦足示春秋戒之義戴氏望論語注王者當恩禮故舊不以貴賤異云庶君也鄧失地之君來朝稱侯見王者當恩禮故舊不以貴賤異云庶君也俞氏韙云何解雖本郊特牲出公不繼世之義然與下文句異云庶君也如初義不相承殆非也今按無後謂失其國祚也謂之後亦謂之是謂後部后繼體君也后與後古通用故繼體君謂之后亦謂之是謂貴者無後待之如初也國語曰鄖之役魏崩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華注君也然以侯伯之位故雖其子孫不復繼體爲君而仍宜以侯伯之禮待之謂貴者無後待之如初也

無後子孫無在顯位者是卿大夫之子孫不能嗣守先人祿位亦爲無後蓋古語如此矣按傳義自謂貴者雖無後而待之固如初耳不必如偷氏所解○注下去至大惡○穀梁此及四年注皆云下上去秋冬二時甯所未詳按桓公以火攻人君內大惡所傳聞世於內大惡諱故去二時以起義也○注不月至輕也○舊疏云朝例時文十五年夏曹伯來朝是也而此責其月者以文十二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傳云盛伯人者何失地之君彼書月見其奔重宜厚遇之此不月朝惡人而月朝輕故也僖二十年夏鄒子來朝僖公非惡人而不月者朝輕於奔故也然則此注固朝桓惡人故然解若其不然宜直云失地之君來朝輕也○注名者至世也○舊疏云鄒子盛伯皆不名者兄弟故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一終

常熟

丁國鈞
子汝恭校字
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二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十四

句容陳立卓人著

桓八年
盡十年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疏

包氏慎言云正月書己卯烝五月書丁正烝傳皆云譏巫蓋以十二月己烝正

月又烝爲亟也何注公羊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正月爲夏正之仲冬月當有薦疑正月爲二月二月之十六日爲己卯經以其非祭月薦月而烝故書以示謾五月亦無丁丑六月十六日也按於辰己卯爲正月十四日六月十五日爲丁丑

烝者何冬祭也

春曰祠注薦尙非卯祠猶食也猶繼祠也春

物始生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故曰祠因以別死生政

注爾雅釋

天云春祭曰祠周禮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繁露四祭云故春曰祠又深察名號云春曰祠○注薦尙非卯○穀梁注云春祭曰祠萬尙非卯禮王制說庶人之禮云庶人春薦非又云非以卯往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蓋天子諸侯祭品不止韭卯新物貲賤所同繁露四祭云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尙者上也取其新故上之焉爾繁露祭義云宗廟止

四時之所成受賜而薦之宗廟敬之性也於祭之而宜矣宗廟之祭物之厚無上也○注祠猶至死生○繁露祭義云始生故曰祠善其司也又云春上豆賓豆賓非也春之所始生也始生故曰祠善其司也爾雅郭注祠之言食詩疏引孫炎注祠之言食羣經音義引孫注祠食也孫郭二注皆本何爲說說文示部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詞也仲春之月祠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御覽引白虎通云物微故祠名之取微義按說文引月令作祠可爲春日祠之證禮記祭義云春禘秋嘗者彼鄭注云春禘者夏殷禮也周以禘爲殷祭更名春祭日祠繁露四祭云古者歲四祭四祭者因四時之所生孰而祭其先祖父母也過時不祭則失爲人子之道也又祭義鄭注云合於天道因四時之變化孝子感時念親則以此祭之也是四時之祭皆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何氏特因祠爲首祭故發義於此又嗣祠食皆疊韻爲訓也夏曰祔

注薦尚麥魚麥始熟可祔故曰祔

疏禮記祭統云春祭曰祔

祭曰烝又王制云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日祔夏日禘秋日祔冬日烝注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日祠夏日祔以之名鄭以祭名與夏不同故定爲夏殷禮也說文示部祔夏以論夏享先王繁露深察名號及四祭云夏曰祔○注薦尚

麥魚○王制云夏薦麥麥以魚繁露四祭云祔者以四月食
麥也又祭義云夏上尊實尊實饗也夏之所受初也十行本
魚作苗閼本監本毛本作魚校勘記云苗字誤當从魚設梁
注夏祭曰燔熟尚麥魚○注麥始至日祔○閼本監本毛本
脫麥字依宋本補正校勘記云穀梁疏引同今本無麥字者
誤脫也段云此上祔字當作祔以祔訓祔同音詁訓法也祔
亦作燔爾雅郭注新菜可汋禮疏引孫注祔者新菜可汋曰
虎通云夏日祔者麥熟進之義皆同繁露祭義云夏祔故日
祔貴所初祔也秋曰嘗注燔尚黍脯嘗者先辭也秋穀成者非一黍

先熟可得薦故曰嘗疏爾雅釋天云秋祭曰嘗周禮大宗伯
祭篇並云秋曰嘗○注燔尚黍脯○正制云秋燔黍以豚
紫露四祭云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又祭義云秋上孰實孰
實黍也秋之所先成也說文無脯字穀梁注亦云秋祭曰嘗
燔尚黍脯釋文燔本又作豚爾雅釋蟲注猶豚也釋文本又
作豚或作肫詩閼宮傳毛魚豚也釋文字又作肫晉書音義
下肫亦豚字曹憲廣雅注世人作脯或作肫或肫或肫並失
之蓋皆通也○注嘗者至日嘗○爾雅郭注云嘗新穀詩疏
引孫炎云嘗舊新穀禮疏引白虎通云嘗者嘗新穀熟而嘗
之繁露祭義云先成故曰嘗嘗言甘也此何先辭所本也一
切經音義引廣雅云嘗嘗也禮檀弓注云嘗猶試也事未全

行先嘗試之故日嘗亦如飲食未能大歎先口嘗之亦曰嘗也禮記少儀云未嘗不食新鄭注嘗謂薦新物於寢廟若月令凡食新者皆曰嘗蓋散文通也是以說文旨部嘗口味之也亦謂先以口試之廣雅釋詁亦云嘗試也皆有先義惟月令以雞嘗黍非食新故鄭注云此嘗饋也而云嘗黍不以牲主穀也云黍先熟者管子輕重篇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于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蓋黍之下種在櫻梁之後其收也在櫻梁之先故黍之播種也于小滿芒種夏小正日五月種黍其收也在立秋白露月令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所薦黍也熟當孰冬日烝注薦尚稱雁蒸眾也氣盛貌冬萬物畢成所薦

眾多芬芳備具故曰蒸無牲而祭謂之薦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薦祭於室求之於幽祭於堂求之於明祭於祊求之於遠皆孝子博求之意也大夫求諸明士求諸幽尊卑之差也殷人先求諸明周人先求諸幽質文之義也禮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太牢天子元

士諸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日少牢諸侯之士特豕天子之牲角握諸侯角尺卿大夫索牛疏舊雅釋天云冬祭曰烝
周禮大宗伯云以烝冬享先王繁露深察名號四祭並云冬日烝○注薦尚稻雁
○王制云冬薦稻又云稻宜雁繁露四祭云烝者以十月進初稻也又祭義云冬上敦實敦實稻也冬之所畢熟也雁十行本鄂本作鴈王氏念孫曰此鴈謂鵝非謂鴈也卵魚豚鴈皆民家所常畜故庶人薦之按天子諸侯所用鴈亦宜然穀
云烝之爲言眾也冬之所成者眾繁露祭義云星熟故曰烝烝言眾也爾雅郭注進品物也禮疏引孫炎云烝進也進品物也烝皆取義於進何氏本之董生班固也義皆通○注無牲至之薦○穀梁注無牲而祭曰薦薦而加牲曰祭禮各異也義本此獨斷云薦考妣於適寢之所祭春薦韭卵夏薦麥魚秋薦黍豚冬薦稻雁制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通典禮九云高堂隆亦云按舊典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則四時之祭也三牲黍稷時物咸備其仲月季月皆薦新之祭也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以犬而已不備三物也士以豚庶人則唯其時宜魚雁可也皆有黍稷禮器曰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羔豚則薦新之禮也太牢則時祭之禮也詩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周之四月夏之二月也

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于冰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薦鮋仲夏之月天子乃嘗魚咸薦之寢廟此則仲月季月薦新之禮也注引譙周禮祭集志云天子之廟始祖及高曾祖考皆月朔加薦以象平生之朔食也謂之月祭祫之廟無月祭也凡五穀成熟珍物新成天子以萬宗廟禮未薦不敢食新孝敬之道也其月朔薦及臘薦薦新皆奠無尸故羣廟皆一朝之間祭畢按王制云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注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士薦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詩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非然則鄭氏亦以羔豚而祭爲薦新之祭其高堂氏所本與所謂無牲者亦非盡無牲意謂不備三牲耳故月令以彘嘗麥以大普稻薦新亦用彘犬諸品也故舊疏引中霤禮云祭五祀于廟用牲有日皆薦于臭明亦用牲也其宗廟之薦以新物爲主緣孝子感物思親不同常祭故繁露四祭云孝子孝婦緣天之時因地之利地之菜茹瓜果藝之稻麥黍稷菜生穀熟永思吉日供其祭物齊戒沐浴潔清致敬祀其先祖父母孝子孝婦不使時過已處之以愛敬行之以恭謹亦殆免於罪矣王制疏云此薦以仲月謂大夫士也既以百時祭故薦用仲月若天子諸侯禮尊物熟則薦之不限孟仲季故月令孟夏薦麥孟秋薦黍季冬薦稻是也大夫既薦以仲月而服虔注昭元年左傳祭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不同者非鄭義也南師解云祭以首時謂大夫士也若得祭

天者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其禘祭祫祭其祭亦用孟月其餘諸侯不得祭天者大祭及時祭皆用孟月旣無明據未知孰是義得兩通故並存焉按春秋桓八年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書者左氏見其義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書以御廟災左氏公羊以爲不應嘗僖八年七月禘鄭以公會王人于洮故歸七月乃禘昭十五年二月禘于武宮者鄭禘祫志以十一年齊歸葬十五年喪終之禘不擇月定公八年冬十月順祀先公以陽虎作亂求福先公特爲此祭故不用常月此薦皆不用孟月者以春秋亂世不能如禮故參差不一難以禮論也今接何氏下注云祭必於夏之孟月取其見新之月似何氏以薦與祭一時行之因時而祭卽薦新皆在孟月也失禮故書月日以示譏歟○注天子至再薦○禮記周改王制云天子猶祫祫祫嘗祫烝諸侯祫則不祫祫則不嘗祫則不烝祫則不祫注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祫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爲祫以祫爲殷祭也歲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然當則不烝當則不祫注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祫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爲祫以祫爲殷祭也歲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然則天子時祭四諸侯時祭三周制雖非羣后四朝然諸侯自然有朝天子禮亦宜廢一時祭故三祭也酒祭而薦故四祭者四薦三祭者三薦也王制又云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注有田者旣祭又薦新明薦或第祭祭無不薦再祭再薦降殺之差也鄭注又云士薦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彼疏意儀禮特性是有地之士此無地之士宜貶祭故用公羊義疏十四

特豚不用成牲也大夫以羔者以諸侯大夫有地者祭用少牢則無地者薦則用羔也按鄭云以上則包天子諸侯在內不專指無地者言雖有地大夫亦止用羔羔豚皆不得云牲故何氏云無牲而祭謂之薦也○注祭於至意也○禮記郊特牲云詔祝于室坐尸于堂鄭注謂朝事時也朝事延尸於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肺脅燎于爐炭洗肝於鑿鬯而燔之入以詔神于室又出以墮於主前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時尸薦以籩豆至薦熟乃更延主于室之奥尸來升主席自北方坐于主北焉按祭於室謂灌時及饋食禮也祭於堂謂朝踐禮也故郊特牲又云直祭祝于主注謂薦孰時也如特牲少牢償食之爲也直正也祭以孰爲正則血腥之屬盡敬心耳室內而堂外亦有幽明之別故也郊特牲又云索祔祭祝于祔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祔尚曰求諸遠者與祔之爲言惊也鄭注索求神也廟門曰祔彼疏云祔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祭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詩楚茨云祭祀于祔推祔門內不生待賓客之處與祭同日也二是明日釋祭之時設饋於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祔卽上云祔之下東方注云祔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於是也今此云索祭于祔當是正祭之日矣禮記禮器云設祭處也皆博求之意也故下又云故日於彼乎於此乎注云不焉其祭之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

知神之所在是也尙者庶幾之辭尙曰求諸遠言於遠處求也○注大夫至差也○舊疏云自天子四祭四薦至此皆時王之禮中霤禮亦然按大夫求諸明士求諸幽或亦先後之殊耳然考禮少牢饋食禮大夫禮也特牲饋食禮士禮也禮節相同無求明求幽之別且大夫士亦無裸獻之禮自饋孰始故曰饋食故鄭目錄云祭祀自孰始曰饋食也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始祿神次薦腥次薦孰故周禮肆獻裸饋食分三節裸爲一節獻爲一節肆與饋食爲一節大夫止肆饋食以薦孰言曰肆以薦黍櫻言曰饋食也祭祀用食道喪近爲殺川血腥法古爲隆大夫士以食道事神無薦腥以上事爲殺於天子諸侯也○注殷人至義也○禮郊特牲云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鄭注此其所以先後異也按彼士云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聲是陽是先求諸明也又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櫻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𦶯蕭合秬鬯先灌以致陰是先求諸幽也故熊氏云殷人先求諸陽謂合樂在灌前周人先求諸陰謂合樂在灌後與降神之樂別殷質周文知賈文之義也周禮大宗伯注云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灌是也祭必先灌然後薦腥合樂先灌亦本郊特牲爲說殷不尙氣而尙聲未殺牲而先

動樂以求神以鬼神在天地間先用樂之音聲號呼底神明開之而來是先求陽之義也○注禮天至特豕○禮禮器云是故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四士太牢而祭謂之攘鄭注君子謂大夫以上孔疏大夫常祭少牢遣奠及卒哭祔用太牢攝禮本有匹字作正字者有通者云天子大夫常祭亦太牢故此文云大夫太牢而祭謂之禮正也諸侯大夫自常祭少牢則一等乃太牢耳少牢饋食是諸侯大夫禮也崔氏亦用此義大戴禮曾子天圓云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虛注天子之大夫亦太牢天子之士亦少牢孔氏廣森補注云太牢舉牛以該羊豕少牢舉羊亦該豕也國語曰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太牢天子舉以太牢祀以會是則天子之大夫祭如諸侯天子之士祭如大夫明矣故儀禮少牢饋食禮鄭注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廟於廟之禮羊豕曰少牢特牲饋食禮目錄云謂諸侯之士以歲時祭其祖廟之禮疏曲禮云大夫以羊豕也經義述聞云孔說非也天官注牛羊豕具爲一牢王制云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知太牢三牲具少牢止語韋注凡牲一爲特二爲牢則凡稱牢者皆非一牲若云諸侯之祭牲牛之祭牲羊則是一牲矣記當謂之特牲何

得尚謂之牢乎尋檢文義牛下蓋脫豕字公羊注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太牢天子元士諸侯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士特豕此篇正文及注多與彼同則諸侯之祭牲牛下亦當有羊豕二字羊下蓋脫牛之祭牲羊下亦當有豕字寫者脫去耳盧注不釋太牢單稱少牢單稱子之義則所據本不脫也曰饋食曰字亦衍蓋因上文兩曰字衍也特豕隨食四字連讀按王說是也王氏引此注又解卿大夫曰卿大夫上當有天子之三字盧注云天子之大夫亦太牢也是也萬氏斯大儀禮商云特牲禮牲用特豕士禮也故士虞禮牲亦特豕而襍記則云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則大夫亦特豕矣少牢禮牲用羊豕大夫禮也而曲禮則曰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則士亦用少牢矣禮文所載參錯不一由衰周之季列國大夫恣行僭固記者各就所見筆以成書故或儉或豐斷難盡一雖然聖人制禮明者述焉彼前以三鼎後以五鼎者非孟子與禮大夫士降殺以兩俱三鼎其爲士禮無疑少牢五鼎其爲大夫無疑又士虞特牲皆九飯而少牢十一飯亦見降殺以兩之意按萬氏不信同賈疏分別天子諸侯之卿大夫士之說故如此議夫命位不信矣○注天子至索牛○校勘記云握監本毛本同作攝誤也

鄂本作握儀禮經傳通解穀梁疏引作握當据正聞本搔字
刷改蓋本作握後反据誤本改按如是搔字釋文宜爲作音
知陸本亦作握字矣禮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角
握賓客之角尺鄭注握謂長不出膺疏鄭注投壘禮云四指
曰扶扶卽膚也此注止述宗廟禮故角宜握也諸侯降一等
故以天子待賓客者事宗廟故角尺索牛者禮記曲禮云大
夫以索牛注索求得而用之以祭義云天子諸侯必有養獸
之官又云儀牲祭牲必於是取之故郊特牲云帝牛必在滌
三月稷牛唯具也大夫以下卑無滌養之儀祭時則求諸牲
但擇其中犧者耳九經古義云襄元年左氏傳萊人歸夙沙
衛以索馬牛杜氏云簡擇好者周禮牛人祭祀共求牛求牛
猶索牛也按國語楚語云觀射父曰大者牛羊必在滌三月
少者犬豕不過十日則大夫索牛亦當如天子諸侯之犬豕
不宣十日以上矣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謾何謾爾謾亟也注
亟數也屬十二月已亟今復亟也不異

烝祭名而言烝者取冬祭所薦眾多可以包四時之物疏通義
云傳於田狩祭祀特發常事不書例者每歲舉之不可廢書
第書其失禮者而已至於昏姻喪紀雖有常禮而無常年故
隨事皆書穀梁云親迎恒事不志似製常事不書之言而失
其本旨遂誤宋元學者以一經所書皆爲非常而事事鑒求

其說隱三年解詁謂平王崩魯門仕奔喪其意亦以爲得禮
不書則何氏已謬解此傳矣按魯隱奔喪得常不書係疏家
之言然亦未爲不可通也若如孔說其何以解文九年叔孫
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之傳且昏姻喪紀亦未必隨事皆書也
○注亟數也○禮記少儀云亟見日朝夕鄭注亟數也爾雅
釋言云婁曠亟也郭注亟亦數也是也○注屬十至亟也○
舊疏云亟者冬祭之名明去年十二月已亟但得常不書今
正月復作亟故言亟通義云斯似事之不然亟祭法用周之
季冬夏之孟冬卜祭先近勿不吉則仲冬之本可以承孟冬
之末故以属正月亟也正月亟五月復亟乃所謂亟耳主謙
亟者在下不言春亟則夏亟之數不見故傳釋經兩亟統爲謙
亟非再謙也知不然者果如孔義則春亟正爲得禮傳何爲
謙之正月亟五月復亟傳於五月發謙亟之傳亦足以明矣
何爲領於正月得禮之祭謙云明十二月亟祭甫行今正月
又亟五月復亟皆爲亟祭故傳兩謙之傳自爲義也十二月
亟常祭得禮故不見何必又設一卜不吉之法以遷就己說
○注不異至之物○所薦毛本作所屬誤依十行本鄂本正說
舊疏云亟者冬祭名今宜易名而猶言亟故說之按春夏旣
不及冬物眾多蓋當時第取亟名與亟則贊贊則不敬注贊
文選注引國語賈注云贊媒也後漢書陳蕃傳注贊媒也太
元壁吉凶交濟注濟泄也禮記表記云再三濟注濟之言

襄也廣雅釋言贊狎也禮記少儀毋瀆神注瀆謂數而不敬皆與潔贊義近又祭義云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數煩皆潔贊之義也潔露祭義云尊天美意也敬宗廟大禮君子也聖人之所謹也不多而欲潔清不貪數而欲恭敬君子

之祭也敬而不贊注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故將祭宮室

既修牆屋既潔百物既備序其禮樂具其百官散齊七日致

齊三日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君牽牲夫人奠酒君親獻尸天

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

將失之濟濟乎致其敬也愉愉乎盡其忠也勿勿乎其欲饗

之也文王之祭事死妃事生孝子之至也疏注君子至敬享

云享猶祭也饗也君子緣生以事死故生則致其養死則致

其享也○注故將至百官○亦是祭義文今祭義訛作設鄭

注云脩設謂掃除及駿聖亦卽繕義按作繕是也說文系部

繕補也詩鄭風箋云繕之言善也左傳僖十五年注繕治也

其禮樂備其百官備亦具也注百官助主人進之是也上答

子穀問亦有此二語注言祭事既備使百官既備使百官助
已祭也○注散齊至三日○祭義云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
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
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鄭注致齊思此五者也散齊七日不
御不樂不弔耳見所爲齊者思之熟也卽致齊也故祭統云
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
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
交於神明也注定者定其志義也又云夫人亦散齊七日致
齊三日明祭必夫婦親之也舊疏云致齊者卽鄭氏云致之
言至致謂深也審也之屬是也○注夫婦至盛服○亦祭義
文坊本禮記脫盛服二字禮記祭統云君致齊於外夫人致
齊於內然後會於太廟又中庸云齊明盛服盛服者祭統云
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緝立於東房之屬是也○注君率至
奠夫人○亦祭義文祭義酒作益無親字鄭云奠益設盞齊之
奠也此時君率牲將薦毛血君獻尸而夫人薦豆謂釋日也
熊氏說同皇氏疑此奠益在牽牲之時於事太早以奠益爲
洗牲經傳無洗牲以酒之文宜爲孔氏所駁也按鄭以爲釋
祭者以有司徹記上大夫儻尸禮云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
薦韭菹醢與此君獻尸夫人薦豆合大夫儻尸卽天子諸侯
大夫之釋祭故也按正祭君率牲時夫人設盞尊至君制
芻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盞從夫人薦洗水君執鷩刀羞

嘗夫人薦豆亦序執益在羣牲後祭義祭統皆耕舉吾夫人之禮不必拘九獻之次故以爲正祭亦無妨何氏義當然也○注洞洞至失之○亦祭義文廣雅釋訓云洞洞屬屬敬也下以云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皆所以狀敬慎也卽嚴威儼恪之義也○注濟濟至之也○亦祭義文彼云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是何鄭所見本之異鄭云勿勿猶勉勉慤慤之貌○注文王至至也○亦祭義文彼云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孝子之至也爲注者語說苑修文云聖主將祭心絜齊精思若親之在方與未登惆悵憧憬專一想親之容貌彷彿此孝子之誠也四方之助祭空而來者滿疏則怠怠則忘注怠而反虛而至者實而歸皆取法則焉○疏祭義云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忘與不敬違禮莫懈疏大焉○注怠懈○鄂木作怠懈釋文作怠解國語晉語喜亂必怠韋注怠懈也左傳文十五年云君弱不可以怠注怠懈也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注禮本下爲士制茲此也四者四時祭也疏數之節靡所折中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感四時物而思親也祭必於夏之孟月者取其見新物之月也裘葛者御寒暑之美服士

有公事不得及此四時祭者則不敢美其衣服蓋思念親之

至也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疏

通義云言士者舉下以
緬上其實上歲不過再

祭於四者科舉其二而已按孟子滕文公篇惟士無田則亦

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猶此意

○注禮本至士制○禮士冠記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

鄭注周之初禮年未五十而有賢才者試以大夫之事猶服

士履行士禮是士冠禮可以上達故昏禮亦止有士禮也賓

禮亦有士相見禮故儀禮漢書儒林傳謂之士禮知禮本皆

爲士制其大夫以上蓋夏殷以後日趨於文節文遞加始得

有天子諸侯諸等殺與吳氏廷華儀禮冠義云徐以升謂下

記云天子之子猶士也天子無生而貴者則自天子之子以下

凡入學者皆可以士名之見此經爲天下之通禮其說是

也舊疏云卽士喪禮士虞士相見之屬是也言此者欲道庶

人無禮爲卽曲禮上篇禮不下庶人鄭注云爲其遠於事且

不能備物義亦通於此○注茲此也○詩泉水云茲之永歎

箋云茲此也書大誥卜陳惟若茲漢書翟義傳作卜陳惟若

此左傳隱元年云無茲許公復奉其社稷杜云茲此也○注

四者至親也○禮記祭義云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

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懷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嘗

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忧惕之心如將見之鄭云合於天道因

四時之變化孝子感時念親則以此祭之也非其寒之謂謂
淒愴及流暢皆爲感時念親也繁露祭義云宗廟上四時之
所成受賜而薦之宗廟敬之性也又云奉四時所受於天者
而上之爲上祭貴天賜且尊宗廟也一年之中天賜四至至
則上之此宗廟所以歲四祭也又四祭云古者歲四祭故春
日祠夏曰約秋曰嘗冬曰烝此言不失其時以奉祀先祖也
是也○往祭必至月也○娶子春秋內篇諫上云天子以下
至士祭以首時繁露四祭篇說祠約當烝亦分屬正月四月
七月十月祭必夏之孟月也又祭義篇故君子未嘗不食新
新天賜至必先薦之乃取食之尊天敬宗廟之心也○注裘
葛至美服○闕本監本毛木禦作御十行本鄧本作禦當據
收釋文作御玉篇衣部裘皮衣也說文紳部葛綿給草也詩
葛覃葛之覃兮傳葛所以爲綿給是裘葛爲衣之美者也故
詩詠熊羆是裘又云狐裘黃士冠陳設冬夏屬亦皮葛並
用焉○注士有至不祭○論語八佾篇文儀禮疏引鄭注云
孔子或出或病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不致肅敬之心與不
祭同何氏謂士有公事不得與祭則不敢美其衣服下引論
語爲證其說不與鄭氏同故禮特牲饋食注云士賤職廢時
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矣賈疏時至事暇可以祭者若祭
唯有喪故不祭自餘吉事皆不廢祭若有公事及病使人攝
祭故論語孔子云吾不與祭也然則士卑因公不及祭者多

故注舉士言之其實大夫亦有有公事不得及時祭時也孔子之不與祭蓋兼爲士爲大夫時矣繁露祭義篇君子之祭也恭親之致其中心之誠盡敬潔之道以接亟尊故鬼享之享之如此乃可謂之能祭祭者察也以善逮鬼神之謂也善乃逮不可聞見者故謂之察察之爲言際也與察也察然後能見不見見不見之見者然後知天命鬼神知天命鬼神然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乃知重祭事孔子曰吾不與祭祭神如神在重祭事如事生亦思念親之至義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注家采地父字也天子中大夫氏采故稱字

不稱伯仲也疏

注家采至仲也○禮士冠禮注引作家甫詩

節南山序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箋云家父

字周大夫也以家連父稱故知是字孔疏知字是大夫者春秋之例天子大夫則稱字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文與此同故知此字亦大夫也桓十五年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此詩不知作之早晚若幽王之初則八十五歲矣韋昭以爲平王時作此詩不宜作在平桓之世而上刺幽王但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宋大夫有孔父其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此家氏或父子同字未必是一人也按春秋之例上大夫稱伯仲之字五十之字也卽隱元年祭伯隱九年南季莊元年榮叔是也中大夫稱冠時字此家父是也下大夫繫官氏且字上四年宰渠伯糾是也此家父中大夫例稱二十

之字而繫以采其與幽王時之家父非一人明矣通義云家
且字父者配字之稱冠禮字辭曰伯某甫是也家父亦下大
夫按孔本鄭氏爲說而以稱子者爲上大夫稱伯仲者爲中
大夫故以此稱字者爲下大夫而以詩文證之則父子不應
同字其采邑則其世守不嫌於同故

知爲采地也穀梁范注亦以家爲氏

夏五月丁丑烝

何以書讞亟也注與上祀同爲亟也疏

穀梁傳烝冬事也春夏與之續祀也志不

敬也然則穀梁亦以正月烝爲十二月烝春夏又再烝故上
傳云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何氏謂與上祀同爲亟蓋
自冬至夏凡三烝也

秋伐邾婁

冬十月雨雪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注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未當

雨雪此陰氣大盛兵象也是後有鄖師龍門之戰血尤深

疏漢書五行志云傳曰聽之不應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殺叔草皆常寒之罰也○注周之至象也○五行志又云桓公八年十月雨雪周十月今八月也未可以雪劉向以爲時夫人有淫齊之行而桓有妬媢之心夫人將殺其象見也桓不覺寢後與夫人俱如齊而殺死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迪近象也董仲舒以爲象夫人專恣陰氣盛也取應皆與何殊○注是後至尤深○釋文汙古流字下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也又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舊疏引春秋說云龍門之戰民死傷者滿溝卽此注之汙血尤深也按彼傳亦云近也惡乎近近乎圍郎亦近矣郎何以地郎猶可以地也明二役皆危而龍門之戰尤甚故注舉爲雨雪之應所以爲兵象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

注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

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官下應十二子祭者采也天子三公

氏采稱爵疏

注天子至二子○白虎通封公侯云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官下應十

二子萬疏引春秋說云立三台以爲三公北斗九星爲九卿
二十七大夫爲內宿部衛之列八十一紀以爲元士凡百二
十官焉下應十二子宋氏云十二次上爲星下應山川也後
漢書注引漢舍華云三公在天爲三台九卿爲北斗故三公
象五岳九卿法河海二十七大夫法山陵八十一元士法谷
阜合爲帝佐以匡綱紀繁露官制象天云王者制官三公九
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人而列臣席矣禮記
昏義云是故王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北堂書鈔引五經異義云今尚書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日司
徒二日司馬三日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
二十在天爲星辰在地爲山川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
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又
立三少以爲之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孤冢宰司徒宗
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之屬大夫庶人在官者凡萬
二千謹案周公爲博召公爲保太公爲師無爲司徒司空者
知師保傳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此周之制也鄭駿
無攷然鄭注周禮保氏引書序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
王爲左右聖賢兼此官也是用今尚書說與公羊家同也說
苑臣術云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何
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
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
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莊采者至稱爵○舊疏云

卽祭公周公是也。若然祭公周公官爵適等而僖九年公會
宰周公特加宰者。彼傳云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爲政者也。注
宰猶治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以加宰知其職大尊重當與天
子參聽萬機而下爲諸侯所會聽不勝任故加宰仍非常稱
也。按注云天子三公氏采稱爵以別於上大夫稱五十字者
如南季之屬是也。隱元年祭伯與此是否一人不可考。彼稱
伯猶爲上大夫此蓋居三公職也。孔氏廣森何以不稱使注
謂上大夫稱子如劉子單子之屬非何義。何以不稱使注
據宰周公稱使疏。注据宰至稱使○僖三十年天王使宰周
公來聘是也。舊疏云稱宰者義與九年同。
婚禮不稱主人注時王者有母也。疏注時王者有母○隱二
年傳云宋公使公孫蕡
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則此與紀
履繙來逆女同故注以爲有母也。彼注云爲委廉遠耻故不
稱主人母不通故直以來書也。左傳莊十八年云虢公晉侯
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亦不言王使曰虢晉鄭使之逆
明不稱主人也。虢晉鄭皆同姓天子與諸侯爲昏必使同姓國爲之主也。遂者何生事也。注生猶
造也專事之辭疏儀禮燕禮遂卒爵注遂猶因也通義云生
事者因事起意其意相緣事則更端穀梁傳曰遂繼事之辭
也與此傳相兼其訓乃備○注生猶至之辭○文選注引劉

璵易義云自無而有曰生故有造義書大誥予造天役乾
言傳大人造也皆謂自無而有也玉篇生起也亦自無而有
故有專事之義祭公之來本爲成婚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
于紀來後適紀似若造事故曰遂

何注據待君命然後卒大夫也疏

注據待至夫也○十行本後作后成十七年十一月

壬申公孫娶齊卒于狸軫傳此非月日也曷爲以此月日卒
之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曷爲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娶
齊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娶齊爲公請公許之反爲大夫
歸至於狸軫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公至日吾固許之反
爲大夫然後卒之者是也引之者證大夫不敢專事遂有專事之義故據以難成使乎我也注以上
來無事知遂成便于我疏通義云待我而後使事成孔疏云從周向紀不由魯國縱令因使過
魯自當假道而去不須言來也凡言遂者因上事生下事之
辭先見魯君然後向紀故祭公來受魯命往迎也凡昏姻皆
賓主敵體相對行禮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爲主令與夫
家爲禮天子聘后於諸侯亦使諸侯爲主令與后家爲禮嫁
女則送女於魯令魯嫁女與人迎后則使魯爲主使魯遣使
往逆故祭公受魯命也嫁王女者王姬至魯而後至夫家其
王后昏則王命已成於魯無事故卽歸京師於逆稱王后與
其得主之命后禮已成於歸稱李姜中父母之尊言子尊不

則于父母據父母之家為文故於歸申父母之尊也○注以
士至于我○言若有事或朝或聘當書如莊十三年祭叔
來聘之屬矣既言遂亦非如隱元年祭其成使乎我奈何使
伯來之爲來奔矣故知爲遂成使於我其成使乎我奈何使
我爲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

注婚禮成于五先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爲媒可則因

用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逆天下之母若逆
婢妾將謂海內何哉故譏之不言如紀者辟有外文疏

穀梁傳云

其不言使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卽謀於我故弗與使
也范云時天子命祭公就魯其卜擇紀女可中后者便逆之
不復反命義亦同○注婚禮至親迎○禮記昏義云是以昏
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
外禮士昏禮歷記納采問名遣使者納吉納徵請期諸儀次
記親迎是親迎後也昏禮自親迎以上皆遣人行之故莊二
十二年穀梁傳公之親迎納幣非禮也親迎則親之故春秋
有譏不親迎文○注時王至成禮○通義云用由也使魯爲
媒可則由魯往逆不必返報明遂在魯不在祭公也不復成
禮蓋六禮不備之謂○注疾王者至譏之○繁露王道云祭公

來逆王后譏也禮也穀梁傳其曰遂逆王后故略之也春秋正辭云辭不異乎祭伯來則若非王命然也逆王后非王命則不可雖曰不稱主人王命也可以遂事乎按詩召南行露詩因六禮不備女子守義不往詩人善之此逆天子之母不能成禮使魯爲媒可卽往迎節率之甚故書以示謫范云以遂逆無禮故不書逆女而曰王后略謂不以禮稱之是也異義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不親迎鄭駁從公羊此蓋兼譏王不親迎故謂其不重妃匹也禮記內則云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江氏永云不以禮爲奔聘正妻而媵從之或買妾焉皆謂之奔是不以禮聘故與通婢妾等也○注不言至外文○舊疏云外相如者例所不錄言如紀則外相如矣故曰聘有外文按若曰如紀似五年之齊侯鄭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伯如紀矣女在其國稱女者卽隱二年紀履繩來逆女成矣疏舊疏云女在其國稱女者卽隱二年紀履繩來逆女上三年公子翫如齊逆女之屬是也通義云范武子曰四海之蕡莫非王臣王命紀女爲后則已成王后不如諸侯入國乃稱夫人漢案禮女未嫁而斂死女當改適唯王者妃匹至尊無偶雖在其國義成爲后設遣大故不得更許嫁可以此經決之段毅梁傳云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後漢桓懿獻梁皇后傳有司奏曰春秋迎王后于紀在途則稱后亦取公義爲義也春秋正辭云聖人之辭恭而有禮曰王后

其辭成矣以立諸夏之人紀也又云自父母言之尊爲王后猶曰吾季姜不以君臣之義奪人父子之親雖然王后無出道非若諸侯以下婦人有歸宗之義也成之曰王后王者無外則王后無出也是也按曰后者釋名釋親屬云天子之妃曰后后也言在後不敢以副言也禮記曲禮亦云天子之妃曰后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注明子尊不加於父母疏上傳云其辭成矣此復言紀季姜故據以雅之季姜者由紀言之之詞也注明子至父母○白虎通王者不臣云不臣妻父母何妻者與己爲一體恭承宗廟欲得其歡心上承先祖下繼萬世傳於無窮故不臣也春秋曰紀季姜歸于京師父母之於子雖爲王后尊不加於父母知王者不臣也通典後漢獻帝皇后父伏完朝賚公庭完拜如眾臣及皇后在離宮后拜如子禮三公大臣議或以爲皇后天下之母也完雖后父不可令后正拜私朝或以爲當交拜令后存人子之道完不廢人臣之義又子尊不加於父母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欲令完猶行父法后專奉子禮公私之朝后當獨拜或以爲皇后至尊

父亦至親交拜則父子無別完拜則傷子道后拜則損至尊欲令公朝者完拜如眾臣於私宮后於如子禮不知四者何正鄭元議曰四者不同抑有由焉天子所不臣者三其一后之父母也天子尙有於臣者況於后乎春秋魯隱公二年紀屢繕來逆女冬伯姬歸于紀又桓九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或言逆女或言逆王后蓋義有所見也女雖嫁爲鄰國夫人其尊無以加於父母嫁於天子者此時紀女成言王后明當時之尊得加父母也紀季姜歸于京師更稱其字者得行禮而戒之其尊安可加父母耳今不其亭侯在京師禮事出入宜從臣禮若后適離宮及歸甯父母宜從子禮邴原駁曰孝經云父子之道天性也明王之章先陳事父之孝女子子出嫁降其父母婦人外成不能二統耳春秋左氏傳曰紀裂繕來逆女列國尊同逆者謙不敢自城故以在父母之辭言之禮敵心三讓之義也祭公逆王后于紀者至尊無外辭無所屈成言曰王后紀季姜歸于京師尊已成稱季姜從紀子尊不加於父母之明文也如皇后於八庭官僚之中令父獨拜違古之道斯義何施漢高五日一朝太上皇家令譏子道不盡欲微感之令太上皇拂篋卻行稱臣雖去聖久遠禮文闕然然父子之義五品之常不易之道竊爲公私易節公庭則爲臣在家則爲父是違禮而無常也又殷融爲太常穆帝卽位褚皇后臨朝稱制時議后父褚哀進見之典蔡諱王虎之並以虞舜漢高祖猶執子道況后

平王者父無拜禮尙書八座議以爲純子則王道缺純臣則孝道虧謂公庭如臣私親則嚴父爲允融議依鄭元衛將軍袁在公庭則書臣敬太后歸甯之日如家人之禮太后詔曰典禮誠所未詳如新奏是情所不能安也更詳之征西將軍翼南仲謝尙議爲父尊於一家君敬重於天下鄭元議合情理之中故穀梁家范甯亦云季姜桓王后書字者申父母之尊亦取何氏爲說也按儀禮喪服不杖期章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推傳之意似正體敵君者不得爲父母遂矣與此不合故鄭彼注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也此傳似誤矣是鄭同公羊駁禮傳也蓋君與嫡一體嫡既不得以尊降其父母故君亦不得以尊臣其妻父母故禮疏引鈎命決云不京師臣妻父母者親與其女其事先祖欲得其歡心是也○隱二年傳曰婦人謂嫁曰歸以季姜言歸○隱二季姜所歸故知京者何大也師者何眾也天子之居必以眾爲天子所居

大之辭言之

注地方千里周城千雉宮室官府制度廣大

方各以其職來貢莫不備且所以必自有地者治自近始故

據土與諸侯分職而聽其政焉卽春秋所謂內治其國也書

季姜歸者明魯爲媒當有送迎之禮

疏

白虎通京師云京師何謂也千里之邑號

也京大也師眾也天子所居故以大眾言之明什倍諸侯法

日月之行經千里春秋傳曰京師天子之居也王制曰天子

之田方千里按詩文王云裸將于京傳京大也方言京大也

燕之北鄙齊楚之郊或曰京京景聲義通故景亦訓大說文

市部云師从市从自自四市眾意也易象傳曰師眾也故書

堯典師錫帝曰五帝本紀作眾皆言于帝也獨斷天子所都

曰京師京水也地下之眾者莫過於水上之眾者莫過於

人京大師眾也故曰京師也通義云王者天下所歸往故以

眾大之辭言之○注地方千里○獨斷云京師天子之圻內

千里象日月日月廣次千里禮記王制注亦云象日月之大

亦取譽同也詩商頌元鳥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注周城

千雉○見定十二年傳○注宮室至備具○宮室官府制度

廣大如周官六篇所記是也下十五年穀梁傳曰古者諸侯

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注所以至故焉○繁露諸侯

云古之聖人見天意之厚於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

割地

分民而建國立君使爲天子視所不見聽所不聞朝夕

召而問之也諸侯爲言猶諸侯也隱元年注云王者據土與

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是天子先治其境內而後及外侯所謂自近始也○注卽春至國也○成十五年傳云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注內其國者假魯以爲京師也此以春秋內魯喻京師也舊疏云春秋據魯爲王故內魯若周公制禮內京師然也漢書宣帝紀甘露二年詔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卽自近始之義也○注書季至之禮○穀梁傳云爲之中者歸之也注中謂聘與婚事明魯爲媒矣王者嫁女娶后必使同姓主之自宜有送迎之禮其實卽不爲媒所經之國亦宜有之特由紀至周魯非其所經書之於經故傳以爲成使於我使戎爲媒也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疏

穀梁釋文射

諸侯來曰朝

疏

隱十一年傳侯辭侯來朝是也彼傳亦云諸

弟子執此世子也其言朝何

注

據臣子一例當言聘

疏

注據

而葬之此世子也其言朝何

注

言聘○僖元年傳云臣子一例也隱十

年傳云大夫來曰聘臣子一例故當言聘

春秋有譏父老子

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注在齊者世子光也時曹
佑年老有疾使世子行聘禮恐卑故使自代朝雖非禮有尊
厚魯之心傳見下卒葬詳錄故序經意依違之也小國無大
夫所以書者重惡世子之不孝甚疏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
本元本同監本毛本曹上衍在字○注在齊至光也○襄九年
冬公會晉侯以下齊世子光勝子辭伯杞伯小邾婁子伐
鄭又十一年公會晉侯以下齊世子光萬子邾婁子云云伐
鄭是也通義云春秋爲其驕蹇處于諸侯之上抑言同圍齊
是也傳設爲微詞者言二世子皆不免於譏耳○注時曹至
之心○周禮典命職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
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鄭注春秋桓九年曹
伯使其世子射始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公之子如侯伯而
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
國之君執皮幣而朝會焉其賓之皆以上卿之禮焉左傳二
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蓋未誓於天子者以皮幣繼子男
故賓以上卿禮焉杜注云曹伯有疾故使其子來朝彼傳又
云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
所也彼疏引服注云古之爲享食所以觀威儀省禡福無喪

而戚憂必饗焉今太子臨樂而歎是父將死而兆先見也是
亦以曹伯年老有疾也左疏又引舊傳以爲左氏以人子安
處父位尤非衰世教失之宜於義爲短鄭箋云必如所言父
有老耄罷病孰當理其政預王事也劉氏達祿評曰世子行
聘可也攝上卿行聘亦可也罷老避位致國天子天子以命
世子行朝亦可也安得曰廢王事曹伯在位世子行朝禮非
一國二君無王無父而不知乎左氏此類亦非舊文是其行
朝禮爲非禮也惟其有疾而猶使世子來朝故知其有尊厚
魯之心○注傳見至之焉○下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
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注云小國始卒當卒月葬時而卒日
葬月者曹伯年老使世子來朝春秋敬老重恩故爲魯恩錄
之尤深是卒葬詳錄也世子來朝安居父位當讓世子位序
諸侯之上明亦合譏而經文詳錄曹伯卒葬恩錄尤深似曹
世子無譏詞故傳依違之言未知在齊在曹也○注小國至
孝甚○所傳聞世小國無大夫世子未卽位與大夫同故決
之通義云禮世子無外交曹伯有疾射姑當躬視藥膳而忍
去左右偃然代行朝禮失君在不稱貳之義故責之以教後
世之爲人子者按射姑來朝親奉父命原非大惡春秋因其
不可責而責之故書以惡其不孝以立爲人子之坊也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疏正月無庚申麻爲二月之七日穀梁傳桓無王其日

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注引徐乾云與夷見弑恐正卒不明故復明之按春秋詳內錄外諸夏之正卒不勝示法何氏所不取

夏五月葬曹桓公注小國始卒當卒月葬時而卒日葬月者曹

伯年老使世子來朝春秋敬老重恩故爲魯恩錄之尤深疏

舊疏云所傳聞之世未錄小國卒葬所聞之世乃始書卒月葬時文九年秋八月曹伯襄卒冬葬曹其公是也今卒日葬月者正以敬老重恩故也通義云曹與鄭俱同姓又同爵桓公始見卒日葬月明當從大國例也射姑不予以就其卒去日故於此不奪臣子辭因見本有父命攝朝不專譏射姑與按穀梁上九年傳云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爲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故命也蓋周禮所記以皮帛綬子男之禮謂是急趨王命如會同之事此朝聘鄰國可無汲汲故春秋於曹伯父子交讓之也春秋敬老者上四年書伯糾莊二十五年書女叔是也重恩者重其尊厚於魯之恩故推王恩詳錄其卒葬比於大國視他爲深也

杜云桃丘衛地濟北東阿縣東南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疏

有桃城大事表在今山東泰安府

東阿縣西五十里有桃城鋪東有一高可數仞卽桃上也
名勝志桃丘在東阿縣安平鎮東十八里水經注濟水篇左

合馬頭水

水首受濟西北流應安民山北又

徑桃城東春秋公會衛侯于桃丘衛地也

會者何期辭也其言弗遇何疏

通義云據遇者不期也上爲

經既書會作聚果之名等吉邢

其辭則不當言弗遇舊疏云

遇是未見之稱故執不知問

公不見要也注時實桓公欲

要見衛侯衛侯不肯見公以非禮動見拒有恥故諱使若會

而不相遇言弗遇者起公要之也弗者不之深也起公見拒

深傳言公不見要者順經諱文疏

通義云以弗遇則未成爲會而言公會故須釋之時

本期會于桃丘衛侯背期不至蓋已與齊鄭同謀伐我故也

未會而言會者致本意也猶云晉人納捷菑于邾婁弗克納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皆爲成事之文於上見不成事

之實於下○注時實至之也○廣雅釋詁云要約也魯桓約

衛侯爲會衛侯不肯是魯公以非禮見拒有恥故諱爲不遇

之詞解詁箋云此非大惡反諱之者正以桓弑逆之人諸侯

將誅之下來戰于郎盟于惡曹是也穀梁傳云弗遇者志不

相得也弗內辭也亦以二國志不相得而書弗遇者明魯公弗

遇訖言衛侯不遇故云內辭所以殺私也范云倡會者衛非
穀梁亦無斯義○注弗者至拒深○周禮諸子職云司馬弗
正注弗不也廣雅釋詁云弗不也儀禮士昏禮又弗能及注
古文弗爲不經傳多以弗卽不然弗不實有輕重深淺之別
弗有矯戾之義不則非否之辭耳言弗故公見拒深起矣○
注傳言至諱文○十行本見要作要見校勘記云按上云桓
公欲要見諸侯與此合傳則云公不見要也按此注中言傳
義當同傳文作見要以經言弗遇是衛侯不遇之詞諱文不
見傳言公不見要所以順經諱文明之也通義云會期辭也
遇要辭也期而後期衛侯之過也要之而不見要公之恥也
蓋公已至排丘猶疑衛侯道滯未來復前逆
之終不得見乃反故傳申之曰公不見要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疏於麻十二月書
八日春秋正辭云孰志乎爲是戰齊志乎鄭志乎春秋無義
戰其不義必先者主之齊志也構我於鄭者齊也衛與齊同
志見之於胥命矣齊侯親暱也鄭晉定桓之位卒於怨仇小
人哉使百姓肝腦陸地而不恤不仁甚矣以爵稱之言不可
在民上也播其惡於眾而後人之

郎者何吾近邑也注以言來也疏檀弓注郎魯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是

也通義云魯近郊之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師師伐我左傳
師及齊師戰于郊而檣弓以爲戰于郎明郎地在郊也若然
彼經亦當言來戰于郎但以所見之世諱恥尤深寇逼國都
不可言戰故第舉伐而已隱元年左傳費伯帥師城郎杜云
高平方與縣東有郁郎亭去都已遠恐別一郎邑也○注以
言來也○舊疏云凡言來者鄉內之詞今經言來故知近邑
也而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是時在召陵而言來者據師
道楚故得言來按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夷
此來戰于郎言來由內對諸夏之詞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
來盟于師言來由諸夏對四夷之詞

郎何

注據齊師宋師次于郎不言來公敗宋師不言戰龍門

之戰不舉地也

疏

注據齊至地也○莊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同是郎地不言來也隱十年公敗宋師

于晉同是偏戰不言戰也下十三年春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彼疏引春秋說文龍門之戰卽此亦近不舉地也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也

注地而言來者

胡近都城幾與國無異不解戰者從下說可知

疏校勘記云

鄆本以下同疏本國作國云國讀如國攷諸古本皆作國字而舊解以國爲國投注云地而言來者明近都城幾與國無

異此釋傳之近乎圍明雖非圍而實圍也通義云近幾也師都城幾幾乎圍故戰去及文言來以起之也俞云疏所據本益作國字故云然其實當從何邵公本作國隱五年傳邑不言圍此其言闇何彊也然則近乎圍者亦言其彊甚也若作近乎國則上文曰郎者何吾近邑也一言足以明之矣乃又曰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也惡乎近乎國也其詞不幾複乎蓋吾近邑也之近以地之相去而言近也之近以事之相似而言兩近字文同而義異學者混而一之遂至謬圍字爲國字矣孔氏廣森作通義反從疏本作國恐後學疑誤故詳辨之按作國近是近宜如舊疏讀如附近之近言郎地近乎國也若作圍解則無地不可圍但言近乎圍不見郎爲都城則必圍下增都城始明不如作國於近字尤合注中圍字亦國之誤後人據誤本正文改之也○注地而至可知○注云明近都城雖非都城與都城同故云與國無異所以解近義也戰義具於下傳此故無備預說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注据十

三年師敗績偏一面也結日定地各居一面鳴鼓而戰不相詐疏通義云以丙午日是偏戰例也○注据十至敗績○卽下十三年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是也○注偏一至相詐○左傳閔二年云衣身之偏杜云偏半也呂覽十容篇則室偏無光高注偏半也國語晉語距非聖人必偏而後可

韋注偏偏有一也荀子不苟云偏傷之也楊注偏謂見其一隅也皆一面之義也各居一面兩不相詐故爲偏戰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許擊而善偏戰蓋詐則不結臼不定地出其不傷害意尤多故春秋惡之也內

不言戰言戰乃敗矣

注春秋託王于魯戰者敵文也王者兵

不與諸侯敵戰乃其已敗之文故不復言師敗績魯不復出

主名者兵近都城明舉國無大小當勦力拒之

疏梁傳云

言戰則敗也范云兩敵故言戰春秋不以外敵內書戰則敗

與公羊義同通義云內勝不言戰則言戰者內敗明矣穀梁

傳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注春秋至敗績○孟子盡心篇

征者上伐下也王者有征無戰春秋託王於魯故設戰文言

戰則已敗文穀梁傳隱十年云內不言戰是也內不言師敗

績而莊九年書我師敗績者彼傳云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

伐敗也曷爲伐敗復讐也注復讐以死敗爲榮故錄之是彼

以敗爲榮故不諱也○注魯不至拒之○十行本閩本監本毛本勦作戮非依鄂本正校勘記云釋文勦力字多作勦十

二年疏引此注亦作勦穀梁傳云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

及者爲內諱也取義微異然公羊亦謂諱敗爲戰則卽兼穀梁義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二終

常熟丁國鈞參校
子汝恭校字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十五

句容陳立卓人著

桓十一年
盡十四年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注月者桓公行惡

諸侯所當誅屬上三國來戰于郎今復使微者盟故爲魯懼

危錄之疏

杜云惡曹地闢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惡曹蓋烏巢之異文在今衛輝府延津縣東南○注月者至

錄之○舊疏云正以微者盟例合時今而書月故須解之據注文則此別爲微者莊氏正辭以此之人卽上之齊侯等親

身春秋貶而稱人者非公羊義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疏

五月無癸未四月之七日爲癸未包氏慎言云據下文于七月書葬

不日於傳例當時而不日正也之例合若卒在五月相距僅三月在慢葬之例宜書日今不日疑葬月亦在八月非七月也左傳隱元年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

秋七月葬鄭莊公注莊公殺段所以書葬者段當國本當從討

賊辭不得與殺大夫同例疏

注莊公至同例○成十年丙午晉侯孺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

趙同等又僖九年晉侯僥諸卒注不書葬者殺世子也春秋之例君殺無罪大夫去葬以起義申生趙同等皆以無罪見殺故沒去葬文今殺本有罪合誅莊公殺之不與殺無罪大夫同故不去葬也范云莊公殺段失德不葬而書葬者段不弟於王法當討故不以殺親親貶之用何氏義也通義云鄭莊衛惠皆犯王命但天子於鄭伐之而已與廟爲王命所廢者異故惠公不書葬莊公書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疏

大事表云杜注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城高氏曰人但知長垣近衛鄭不能有

因不取杜說而括地志逆以管城之祭爲祭仲邑或又疑爲周祭伯之采地鄭并之以封祭仲非也祭伯祭仲同見於隱元年至莊二十三年尚有祭叔來聘鄭安得取以封仲乎列國鎔壞甚多祭仲省留取道於宋而被執則留亦錯入宋境矣長垣之旁有滑鄭衛同爭之然則長垣固亦鄭衛相接之地耳今長垣縣屬北直大名府南至開封府蘭陽縣九十里祭仲者何鄭相也注不言大夫者欲見持國重疏唐石經作鄭之相也

鄒本以下俱無之字校勘記云嚴氏樵云大司徒疏引亦無之字荀子大略云天子三卿諸侯一相其實諸侯皆三卿有命於天子命於其君之異鄭伯爵小國宜一卿命於天子與○注不言至國重○通義云相助也謂三卿之長助君持國重何以不名賢也疏

字姬人

嘉之又云祭仲本非行人棟案

五年傳云祭仲足爲左拒此年傳云祭封人仲足世本載姓氏皆先字後名此與孔父嘉一例則仲字足名確然無疑杜於五年傳云祭足卽祭仲之字是專欲違舊注以就其曲說劉氏規之是也又云左氏無貶仲之文仲爲宋所脅雖死無益於忽公羊以爲行權釋例斥其挾爲以篡其君過矣按杜云祭仲名古人孟仲叔季皆字故莊二十五年左傳云陳侯使女叔來聘嘉之故不名亦叔爲字杜反以足爲字以仲爲名僕莫甚焉范亦爲杜說所誤何賢乎祭仲注據身執君出不能防難疏注據身至防難○身執君出事被宋脅以逐君罪之正卽何氏以爲知權也注權者稱也所據以難之義故於下釋之

以別輕重喻祭仲知國重君輕君子以存國除逐君之罪雖不能防其難罪不足而功有餘故得爲寶也不引度量者取

其平實以無私疏

後漢書賈逵傳云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

權變謂此○注權者至輕重○孟子梁惠王篇權然後知輕重注權銓衡也楚辭惜誓云同權概而就衡王注權衡皆稱也考工記栗氏職不耗然後權之注權謂稱分之也淮南時則訓冬爲權權者所以權萬物也荀子正名云故人無動而不可以不與權俱楊注權省稱之權所以知輕重者也漢書律厭志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又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六斤爲鈞四鈞爲石付爲十八易木有八變之象也又云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爲五則公羊問答云問前此有言權字否曰易巽以行權苟爽九家易解巽象號令又爲近利人君改教進退擇利而爲權也春秋傳曰權者反乎經然後有善者也據此則權字不始於春秋廣雅釋器云鍾謂之權又云稱謂之銖呂覽仲秋紀平權衡高注秤衡也稱卽秤也韋昭注國語云銖稱也是也○注喻祭至君輕○孟子盡心下云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羊精義也遂君罪重存國功尤重以存國之功除逐君之罪所以爲別體重也爲有據身抗君出不能防難責仲者故決

之○注不引至無私○考工記弓人云角與幹權注權平也
禮記王制云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注權平也
說文金部銓衡也是銓衡卽稱衡權爲銓衡之輕重視乎錘
之進退而所以銓衡輕重全視乎錘故何氏以平實無私明
之漢書律曆志云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
緯四通也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轍弼執
玉以翼天子是也度量者律曆志又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
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
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
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
少也本起於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干
有二百龠其龠以井水準其龠合龠爲合十龠爲升十升爲
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度量亦無私輕重
事理於權義宜故取諸權其衡平錘實故也其爲知權奈何

古者鄭國處于留疏

周禮疏引鄭發墨守云鄭始封君曰桓公者周宣王之母弟國在京兆畿內今
京兆鄭縣是也桓公生武公遷東周圻內國在虢鄼之間今
河南新鄭是也武公生莊公因其國焉留乃在陳宋之東鄭
受封至此適三世安得古者鄭國處于留祭仲將往省之事
乎武氏億云鄭之說果信以爲在陳留之東而使如所引侵
宋呂留良彭城謂此足以實之則其地與虢鄼相去幾千里
固宜其有足疑者然以余攷之殆非也漢地志孟注留鄭邑

也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左氏襄三十年伯有死於羊肆既而葬諸斗城桓十五年宋人以諸侯伐鄭伐東郊取牛首今牛首及斗城其地並在陳留而是地又居鄭東鄙故意當時之留卽在此後遷鄭而留乃僻於遠爾鄭語史伯對桓公若克二邑鄭蔽補丹依啄歷莘君之土也後乃東寄孥與賄虢部受之十邑皆有寄地蓋虢部二君情於欲而窮於利貪鄭區區之側以奉其孥而居之必先在十邑之內而晉太康地志云陳留東北三十五里有莘城爲古莘國以是推之莘爲十邑之一其十邑又皆有寄地則鄭國之舊處於留亦其所執先寄於此耶其後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而鄭之東偏寢與宋接壤而錯制焉故祭仲將往省留塗出於宋爲宋所執亦勢所必至也尚何疑乎莊述祖云列女傳以大車之詩爲息君夫人所作本魯韓詩說鄭與息接壤息無風此詩及邱中有麻三家蓋在鄭風拔留子墓父子卽周王官大夫治留邑者亦古者鄭廟處留之證而毛詩序以爲周莊王時或亦劉歆等點竄古文家有以惑學者留在莊王時已爲宋之鄉間地矣公羊古義云桓公寄孥與賄於虢鄙及十邑幽王之亂西京不守當有處留之事其後滅虢部十邑而居新鄭則以留爲邊鄙當在武公之時故云古者鄭國又云先鄭伯羊之言正與外傳合鄭氏不攻而驟非之過矣讀書叢錄云惠棟古義云左傳侵宋呂留後漢彭城有留縣張良所封按漢書地理志陳留郡陳留孟康曰留鄭邑也後爲陳所并

故曰陳留鄭康成發墨守謂在陳宋之東非是阮氏元鐘鼎欵識有留君蓋二器說云古者鄭國處于留周人有留子嗟留子國後爲劉康公劉文公食采此留君是坼內諸侯招其名也按鄭伯所處之留當是陳留近宋之地其劉康公文公所食之采應在東周坼內與詩之留爲一留君或是指東周坼內之留蓋大夫於其私邑亦稱君也先鄭伯有

善于鄭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

疏校勘記云鄭唐石經宋本閩本同監本毛本鄭

譜云祝融氏名黎其後入姓唯妘姓鄭者處其地焉楚世家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會人詩疏引世本云會人卽檜之祖也又引韋昭服虔皆云檜是陸終第四子求言後然則檜吳回後也吳回復居黎職故鄭氏詩譜本黎而言也公羊古義云鄭公者鄭仲也夫人者叔姬也周語富辰曰鄭之亡也由叔姬注云鄭姬姓之國叔姬同姓之女爲鄭夫人鄭諱史伯曰子男之國號鄭爲大虢叔恃勢鄭仲恃險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焉無不克矣寄帑與賄故得通乎夫人以取其國又鄭氏詩譜云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則善於鄭公者桓公事取其國當武公時事也昭十六年左傳云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擣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蘆而共處之當卽寄帑時事水經洧水篇又東過鄭縣南鄭水從西

來注之鄭注曰竹書紀年晉文侯二年周惠王子多父伐虢克之乃居鄭父之正名之曰鄭是曰桓公以克鄭爲鄭桓公事與鄭而遷鄭焉注遷鄭都于鄭也疏注遷鄭都于鄭○詩說吳

檜譜云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榮波之南居漆洧之間祝融氏後八姓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其國北鄰于虢釋文引王肅云周武王封之於檜洛河頴之閒爲鄭子杜預曰檜城在密縣東北鄭居部城故得有漆洧鄭語所謂主若醜而食漆洧是也鄭亦兼有虎牢漢地志河南有成臯縣故虎牢也一日制隱元年左傳制嚴邑也虢叔死焉是制本虢邑後并爲鄭有新鄭與榮陽密縣接壤知皆虢部舊封矣故詩疏引服虔云鄭東鄭古部國之地然鄭雖處其地不居其都此云遷鄭都於鄭者謂遷都於鄭地耳非必於鄭都也故僖三十三年左傳稱文夫人葬公子瑕於鄭城之下詩疏引服注鄭城古鄭國之墟杜注鄭在榮陽密縣東北

疏在榮陽宛陵縣西南是鄭非鄭都矣若然鄭譜謂在祝融之墟而左傳昭十七年云鄭祝融之墟者蓋二都相去不遠鄭本祝融舊墟鄭因其境內之地而都之故亦得爲祝融之墟也鄭語桓公爲司徒甚得周眾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檜洛河頴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鄭爲大虢叔恃勢鄭仲恃險皆有騎

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助不敢
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眾奉辭伐罪無不克
矣若克二邑耶畿補丹依疇厯華君之土也脩典刑以守之
唯是可以少固詩譜云桓公從之言然之後三年幽王爲犬
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
左濟前華後河食添消焉今河南新鄭是也而史記鄭世家
云桓公曰善卒言於王遷其民於洛東而號鄖果獻十邑者
蓋史記以史伯爲桓公謀遂以桓公自取十邑不知桓非及
身而得史公附會爲此說耳大事表云桓公初定虢檜地爲
新鄭此爲東虢文王弟虢叔所封杜注榮陽縣在今河南開
封府汜水縣東十里并榮陽榮澤皆其地檜卽管叔鮮之故
封左傳有檜城管城檜城在今許州府密縣東北五十里管
城在開封府鄭州北二里是也詩疏引鄭發墨守云桓公國
在宗周圻內武公遷居東周圻內然則鄭於西周本在圻內
西都之地盡以賜秦武公隨而東遷其初封當亦在東周圻
內及并十邑地及圻外鬱成大國故詩緇衣傳云諸侯入爲
天子卿士也詩古義云王符潛夫論會在河伊之間其君驕
食尚儉減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詩人憂之故作羔裘
閔其猶憚也匪風冀君先教也會仲不悟重氏伐之上下不
能相使禁罰不行遂以見亡按節信此言蓋本周書史記此
高辛時有鄧之君非外傳鄧仲也是以汲郡古文云高辛十
六年帝使重帥師滅有鄧左史潛夫所云重氏伐之鄧君以

亡是也世本陸終娶鬼方氏妹曰女嬃生子六人四曰求言
是爲鄆人鄆人者鄭是陸終在高辛之後或因有鄆之墟而
封之後爲鄭武公所滅也王符之說失之而野留注野鄙也傳本上事者解宋所
以得執祭仲因以爲戒疏注野鄙也○周禮大司徒職凡造
都鄙鄭注鄙所居也引春秋傳曰遷鄭馬上無而字與何本異
彼疏云野鄙不同者鄭所見傳異也武氏億經讀考異云此
凡兩讀何氏以馬字絕句而野留另爲句周禮大司徒注引
遷鄭馬而鄙留又以遷鄭馬屬下讀爲句太宰疏引此文與
鄭氏同按呂覽遇合篇爲野音而反善之高注野鄙也說文
里部野郊外也詩魯頌駟傳邑外曰郊郊外曰野周禮縣士
職掌野注地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野是廣遠
之稱鄙亦有遠義左傳僖三十一年云越國以鄙遠是也廣
韻鄙邊鄙也左傳隱元年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杜云鄙
鄭邊邑淮南子諺言訓夫始于都者常大于鄙亂與都對言
都爲國君所居鄙爲國之邊界也鄭遷都于鄙地故以留爲
邊邑焉通義云留居東都所內地名詩云彼留之子是也先
鄭伯武公也武公之父桓公周宣王母弟始受封於鄭本在
西京桓公用史伯之計寄帑與聃於郭叔鄆仲之國鄆仲怠
侈貪目取同姓女叔姬爲夫人武公因緣奇擣故得通焉國
語言鄭之亡由叔姬是也大戎之亂鄭失其地平王東遷武

公爲卿士益始食采于留其後既克郭鄭并取鄖蔽等八邑
乃建國焉謂之新鄭而鄙留言以爲下都也都所居曰鄙按
孔氏亦誤以留爲詩之留彼留宜在圻內此留近宋之地當
以漢書注孟康說爲是○注傳本至爲戒○傳意鄭不通鄙
夫人取其國而遷都則留爲所都祭仲不得莊公死已葬祭
被執則不致成突忽之篡亂故著以爲戒

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注宋人宋莊公也疏注

人宋莊公○左傳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
史記宋世家莊公九年執鄭之祭仲要以立突爲鄭君祭仲
許竟立突又鄭世家宋莊公聞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謂之曰
誘召祭仲而執之日不立突將死是宋人宋莊公也謂之曰
爲我出忽而立突注突宋外甥疏注突宋外甥○鄭世家初
爲卿公使取鄧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爲昭公莊公又
娶宋雍氏女生厲公突左傳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
厲公史記注引賈注云雍氏黃帝之孫姞姓之後爲宋大夫
杜云以女妻人曰女是爲突宋外甥也左傳莊六年注姊妹
之子曰甥其實宋卿外甥非實宋外甥也左傳鄭祭仲不從
世家又云不立突將死是爲我出忽立突事焉

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注祭仲死而忽旋爲突所驅逐而出

奔經不書忽奔見微弱甚是時宋強而鄭弱祭仲探宋莊公本弑君而立非能爲突將以爲賂動守死不聽令自入見國

無拒難者必乘便將滅鄭故深慮其大者也疏

注祭仲至弱甚○下十五

年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傅櫟者何鄭之邑曷爲不言入于鄭末言爾曷爲末言爾祭仲亡矣然則曷爲不言忽之出奔言忽爲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注言忽微弱甚於鴻毛僅若匹夫之出耳故不復錄忽爲突逐在後注此言之者見忽之不能自立祭仲不從

其言必爲宋殺宋納突出忽即可因之滅鄭故下注云守死不能令自入見國無拒難者必乘便將滅鄭是君必死國必亡也○注是時至者也○宋莊弑君見上二年左傳亦執厲公而求賂焉鄭世家亦執突以求賂焉是其將爲賂動也慮其大者國重君輕以有國爲大也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疏

通義云祭仲存則不使宋得殺忽入鄭少遼緩

之注

宋當從突求賂鄭守正不與則突外乖於宋內不行於

臣下遼假緩之疏

通義云遼遠也按說文定部遼遠也楚記九歎云山修遠兮注遠貌緩之謂

覽之時曰「遠緩之也」注云「遠假緩之者假與遐通」楊子法言假言周於天地贊於神明注假作遐是也遐亦有遠義也○注宋當至臣下○下十三年左傳云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明宋從突求賂鄭不與也惟公羊以十三年之戰爲龍門之戰與左氏異其外乖於宋可知內不行於臣下者世家云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亦不行於臣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疏經義述聞云疏解突可出之也解忽可故反云言忽可以此之故而反之也孔氏異軒公羊通義云故如故也言少遲久之伺突之隙則突依舊可出而忽依舊可反引之謹案以此之故不得但言故疏說非也如故亦不得但言故且忽前此無反國之事何依舊之有孔說亦非也今案故讀爲固固者必也襄二十七年我卽死女能固納公乎秦策王固不能行也何高注並云固必也突可固出而忽可固反言突可使之必出忽可使之必反也古字故與固通按王說是也禮記哀公問云固民是盡鄭注固猶故也是固故通上五年左傳固將先奔言必將先是不奔也呂氏春秋任數篇其說固不行言其說必不行也是不可得則病注使突有賢才是計不可得行則已病逐君之罪疏經義述聞云疏曰言已終能出突而反忽則爲懼之成若不能如是乃爲其病矣謹案注疏所說非傳義也是不可

得則病乃假設之詞病猶辱也見士冠禮注恥也是謂上文之突出忽反也言祭仲之意以爲突可出忽可反若不可得則以爲大恥蓋其意必欲出突而反忽也謀國之權如是然後能保有鄭國故曰有鄭國自上文祭仲不從其言至是不可得則病皆發明祭仲之意病者恥其事之不成非病出君之罪也然後有鄭國乃直承上文之詞按王說較舊義直捷然後言使突有賢才是計不可得行亦宜兼有此義蓋若突賢能守國仲亦無如何徒受逐君惡名故爲病也然後有鄭國注已雖病逐君之罪討出突然後能保有鄭國猶愈於國之亡疏舊疏云言突有賢才已計不行雖然仍須勉力疏非注意此然後有鄭國語對上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立說何意從其言出忽立突先病逐君之罪後復討止突雖遼緩能保有鄭國不然則亡故雖被惡名猶愈於國之亡所以爲行權能得輕重之宜也穀梁范序駁公羊謂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閼也不識輕重之義者也○注猶愈至之亡○舊闕本監本毛本作稱談依鄭本正疏亦云猶愈於國亡也

古久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注古人謂伊尹也

湯孫大甲駕蹇亂德諸侯有叛志伊尹放之桐宮令目思過

三年而復成湯之道前雖有遂君之負後有安天下之功猶
祭仲逐君存鄭之權是也疏繁露竹林云夫去位而避兄弟
君子之所甚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
以爲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
以爲不知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
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爲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
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舊疏引長義云
若令臣子得行則閼君臣之道啟篡弑之路解云權之設所
以扶危濟溺舍死亡無所設也若使君父臨溺河井甯不執
其髮平是其義也按孟子離婁篇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
援之以手者權也事有緩急理有重輕君臣之義人之大紀
國之存亡宗社所繫去緩就急舍輕全重所以爲權也○注
古人至是也○釋文大音泰閼本監本毛本改太甲非後各
本作后依鄒本正舊疏云出書序按史記殷本紀伊尹乃立
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嫡長孫也是爲帝太甲元年伊尹
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帝太甲旣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
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
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
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甯伊尹嘉
之迺作太甲訓三篇孟子萬章篇湯崩太丁未立丙二年

仲壬四年太甲顙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者又盡心篇公孫丑曰伊尹曰子不狎於不順放太甲於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言古人之能行祭仲之權者伊尹伊尹廢君犯不韙之名卒以存殷與祭仲之逐君存鄭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疏其行權正相類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疏孟子離婁篇趙注權者反經而善者也卽董子所謂前枉後義謂之中權是也後漢書馮衍傳往於正道雖違逆而事有成功者謂之權論語子罕篇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注云賦此詩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也按可與立經也可與權則反於經而有善也通義云其始爲之若反乎平常道鄭忽出奔衛是也觀其後乃有善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是也毛氏奇諭論語稽求篇云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此正本夫子偏反喻權之義且亦非漢儒私說在前此已有之公羊傳權者何權者反乎經者也反乎經然後有善者也反經之語實始於此其後相習成說著爲師傳如後漢周章傳云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者反經者也北周書宇文護論云孔子云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夫道者率禮之謂也權者反經之謂也六季儒說相仍不改又云淮南子曰溺則弃父視則名若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與立

未可與權夫惟以捨父名君爲非常之事故惟於廟與祝邸一偶施之也按韓詩外傳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忘夫道二常謂之經變謂之權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正以列女傳云許穆夫人衛懿公之女初許求之齊亦求之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繫援于大國也許小而遠齊大而近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輶之難孰可與處社稷衛侯不聽不聽是其事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注設施也舍置也如置死亡之事不得施疏注設施至得施○說文言部設施陳也禮記祭統云施于蒸彝鼎注施猶著也施設猶言施行謂權之所施行也昭四年左傳使杜洩舍路杜云舍置也釋文音捨如置死亡之事不得施者如殺身成仁之屬有死無二不得藉權自飾下傳云行權有道是也繁露玉英云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注身蒙逐君之惡以存鄭是也疏注身蒙至是也○鹽鐵論論儒云祭仲自貶損也不害人以行權注已納矣不害忽是也疏注已納至是也○里

子甯喜納獻公弑其君
剽之屬皆害人者也

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

也注祭仲死則忽死忽死則鄭亡生者乃所以生忽存鄭非

苟殺忽以自生亡鄭以自存反覆道此者皆所以解上死亡

不施於己宋不稱公者魯鄭立篡首惡當誅非伯執也祭仲

不稱行人者時不衝君命出使但往省留耳執例時此月者

爲突歸鄭奪正鄭伯出奔疏

注祭仲至於己○漢書鄒陽傳云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

突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爲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後漢書馮衍傳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惟之所貴也是故則於有成不問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諱稱於諸侯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岱美於春秋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詭於眾意保國存身賢智之慮也蓋祭仲死則徒死無救於忽與鄭苟免求生乃能生忽存鄭非徒殺人自生亡人自存者比也包氏慎言云祭仲之事公羊言之矣曰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祭仲省留爲宋人所執非有辱國之罪仲不宜死宋

執仲而猶仲以廢立仲宜效死然宋大於鄭忽又弱主內無所倚仲死而無解於鄭之亡無救於忽之死故甯蒙不聽之名順宋而挈妾以歸突歸忽出而忽猶可以生突孚於仲仲能立之亦能廢之則忽可以故反忽之得歸而反正仲之智爲之也子掩父髮當誅父溺而子掩其髮俄頃之變存亡繫焉避誅而陷父於死非子也仲之出忽子掩父髮之說也君子無誅焉仲無足取而其機變之深能使天日再明足以爲凡世處危急者法後世遇祭仲之變者能如祭仲之所爲則生不能如祭仲之所爲則死聖人豈輕以許人哉身之存亡不足以禦君國之存亡而偷生以從逆者祭仲之罪人也蜀漢姜維有祭仲之志事幾成而敗君子悲焉通義云權之所設良以事有歧趨道或兩塗利害資於審處輕重貴其稱量是故身與義權則義重義與君權則君重君與國權則國重古之人謀其君不私其身況私其名乎昔周公負扆踐阼偏上之嫌殺管叔蔡叔近滅親之過卒使沖人成德王室底定詩人美之曰公孫顧膚德音不瑕孫之言異也易所謂巽以行權也然而嫂不溺不援君不危社稷則不變置是以反覆中明行權之匪易均之事也施於君死國亡則爲權施於生己存己則爲私亦視其心而已後世有藉權之名濟其變詳者俗儒欲以此傳執其咎可乎夫君子之行權雖若反經然要其後必有善存焉若仲者未能善其後者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春秋之於祭仲取其讖詞從宋以生忽存鄭爲

近於知權耳仲後逸巡畏難不終其志經於忽之弑子晝子儀之立一切沒而不書所以順其文成仲之權使可爲後法故假祭仲以見行權之道猶齊襄公未必非利紀也而假以立復讐之準所謂春秋非記事之書明義之書也苟明其義其事可略也俗儒責仲當死不聽仲旣被執終無能爲仲死而突故入忽故亡匹夫之諒何所取之外大夫例恆書名獨祭仲書字均然見賢必不信傳將不信經乎仲唯得於本事不名季友沒仍稱字又可以明仲一時之權固未若季子之盡善矣伯蒼之戰傳曰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下吳入楚傳曰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由是言之一簡猶不保其往不與其退苟達於此了無闇義按孔包所論中明剴切傳之所以反覆道此者益見其義死亡不施於己非徒然也○注宋不至執也○十行不立作之閭本監本毛本同誤也依鄂本正僖四年傳云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不稱爵故知非伯討魯立簞當誅故也舊疏云決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稱爵是也穀梁傳曰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注惡其執人權臣廢嫡立庶○注祭仲至留耳○舊疏云決定六年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之屬稱行人也○注執例至出奔○卽祁犁書月故解之此書

突歸于鄭

突何以名

注據忽復歸于鄭俱祭仲所納繫國稱世子不但名也

疏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是也

注

挈猶提

挈也突當國本當言鄭突欲明祭仲從宋人命提挈而納之

故上繫於祭仲不繫國者使與外納同也時祭仲勢可殺突

以除忽害而立之者忽內未能懷保其民外未能結款諸侯

如殺之則宋軍強乘其弱滅鄭不可救故少遼緩之

疏注挈

挈也○墨子經說云挈有力也引無力也釋名釋姿容云挈

結也結束之速持之也持時也持之於手中也禮記王制云

班白者不提挈漢書張耳陳餘傳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說文

手部挈繫持也廣韻挈提挈也提挈多連文爲訓突之入不

入惟祭仲所提挈也○注突當至祭仲○當閩本監本毛本

作常依鄂本正通義云蒙上鄭祭仲義不復繫鄭以見突爲

仲所挈引得歸也突當國當如衛州吁齊無知稱鄭突○注不繫至同也○舊疏云言與外納同者卽繫祭仲言于鄭是

也言似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賴子于頓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荀子邾之屬是也○注時祭至縗之○毛本突誤奪欵鄂本作助少遼縗之猶上祭仲從宋入出忽立突意也小白言入○卽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是也順祭仲也注順其計策與使行權故使無惡疏注順其至無惡○下十五年傳例云歸者出入無繁露王道云魯隱之代桓立祭仲之出忽立突仇牧孔父荀息之死節公子目夷不與楚國此皆執權存國行正世之義守惓惓之心春秋嘉氣義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殺梁專曰歸易詞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亦卽公羊挈乎祭仲之義

鄭忽出奔衛

忽何以名

注据宋子既葬稱子

疏

注据宋至稱子○僖九年三月宋公禦說卒貞公會

宰周公齊侯宋子已下于墓三足是宋公稱子在未葬前此云既葬誤也彼注云宋未葬不稱子某者非居尸柩之前故不名也然則未葬稱子某既葬稱子宋公出會諸侯非尸柩前故從既葬之稱稱子此鄭忽正既葬後宜稱子故據難之

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注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
伯子男爲一一辭無所貶皆從子夷狄進爵稱子是也忽稱
子則與春秋改伯從子辭同於成君無所貶損故名也名者
緣君薨有降既葬名義也此非罪貶也君子不奪人之親故
使不離子行也王者起所以必改質文者爲承喪亂救人之
失也天道本下親親而質省地道敬上尊尊而文煩故王者
始起先本天道以治天下質而親親及其衰敝其失也親親
而不尊故后王起法地道以治天下文而尊尊及其衰敝其
失也算尊而不親故復反之於質也質家爵三等者法天之
有三光也文家爵五等者法地之有五行也合三從子者制

山中也疏

注春秋至從子○此道春秋制也繁露三代改制云春秋鄭忽何以名春秋曰伯子男一也辭無所

貶何以爲一曰周爵五等春秋三等春秋何三等曰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賛一文商贊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又云故天子命無常唯命是德慶故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制宜商合伯子男爲一等史記王世家云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時而序尊說苑修文云商者常也常者質質主天夏者大也大者文也文主地故王者一商一夏再而復者也然則春秋當新王故以殷變周也又君道云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君子知周亡也按春秋繼周是一質一文故改周文從殷質論語爲政篇所謂其或繼周者是也春秋三等公一等侯一等伯子男爲一等鄭木伯爵稱子示子與伯無異辭無所貶故稱名示異宋衛公侯故稱子示隆也○注方狄至是也○文十三年楚子使叔來聘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是也春秋從殷改周殷夷狄之君亦稱伯書序云巢伯來朝傳伯爵也南方遠國如殷之稱伯與春秋書子一也禮記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注謂九州之外長也雖有侯伯之地本爵亦無過子春秋備七等以進退至字不若子而止所見之世夷狄始進爵稱子故也○注忽稱至名也○閩本監本毛本春秋作諸侯依鄖成君所以別嫌也通義云本所以公侯在喪稱子者緣孝子之心不忍當君位示自貶損從小國離也鄭伯爵乃與子男

爲一等若亦改稱子未見貶損之義且今膳苴邾婁等國亦在喪稱子反嫌是爵故更降之同於附庸君稱名此爲未諭年之達號所以知與陳佗莒辰姓者陳桓公之卒莒子密州之弑皆已隔年自不嫌爲在喪稱名云爾按公侯稱子子者人君在喪之稱稱名亦然未必於從小國辭王在喪稱小童可證○注名者至義也○白虎通爵篇云父在稱世子何繫於君也父沒稱子某何屬於戶柩也既葬稱子者卽尊之後踰年稱公者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莊三十二年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注名者尸柩尚存猶以君前臣名也此注云既葬名者順鄭忽稱名在葬鄭莊公後爲說謂君薨有降稱之義故既葬仍稱名與上注引宋子旣葬稱子同彼宋公實未葬也曲禮疏凡諸侯在喪之稱公羊未葬稱子某者莊三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一年子野卒皆是君薨稱子某也旣葬稱子則文十八年子惡卒經書子卒是也踰年稱君則僖十年里克弑其君卓文公元年公卽位是踰年稱君也若其君自稱猶曰子故文九年傳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是也按昭十一年楚滅蔡執蔡世子有其時蔡君已死其子仍稱世子者何云稱世子者不與楚之滅蔡也猶若君存然故猶稱世子文十四年九月齊商人弑其君舍舍爲君成商人之弑也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先君旣葬而尚稱名者公羊云何以名伯子男一也詞無所

貶何云直以喪降稱名無餘罪致貶凡以王事相會未踰年皆稱子僖九年會于葵丘宋襄公稱子僖二十八年會于踐土陳共公稱子定四年會召陵陳懷公稱子皆未踰年會王事稱子也若未踰年非王事而稱爵皆譏耳成四年鄭伯伐許是也此皆公羊之義也○注此非至行也○君子不奪人之親禮記曾子問文春秋書名多在貶絕科上六年傳陳君則曷爲謂之陳佗絕也曷爲絕之外淫也下十六年傳衛侯崩何以名絕曷爲絕之得罪于天子也彼皆以罪貶此與彼異故解之君薨有降稱名之義故使不離子行也○注王者質皆出於樂說文禮記表記云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至質也○舊疏云天道本下親親而質省者已下至反之於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恭而恩嗇而野樸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所周人尊禮尚施事鬼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祿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懲職而蔽鄉注蔽謂政教衰失之時也政教有衰失故改質文以救之惟夏文殷質周文殷當親親周與夏當尊尊也白虎通三教云王者設三教者何承衰救敝欲民反正道也又三正篇云王者必一質一文者何所以承天地順陰陽陽之道極則陰道受陰之道極則陽道受明二陰二陽不能相繼也質法天文法地而已故天爲質地受而化之養而成之故爲文文遜注引元命包云

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又禮記疏引元命
包云三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變夏人之立教以忠其失野
故教野莫若敬殷人之立教以敬其失鬼教鬼莫若文周人
之立教以文其失蕩教蕩莫若忠如此循環周則復始窮則
相承史記高祖本紀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
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
敝小人以靡故教靡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周則復始
漢書董仲舒傳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扶蒞扶
衰所遺之變然也白虎通又云三正之有次故立三教以相
指受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教野之失莫若敬殷人之王
教以政其失鬼教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
教薄之失莫如忠禮周尚黑制與夏同三者如順連環周而
復始窮則反本鹽鐵論錯幣云三王之時迭盛迭衰衰則扶
之傾則定之是以夏忠殷敬周文庠序之敬恭讓之禮粲然
可觀也說苑修文云夏后氏教以忠而君子忠矣小人之失
野教野之失莫如敬故殷人之教以敬而君子敬矣小人之失
鬼教鬼莫如文故周人教以文而君子文矣小人之失薄
故教薄莫如忠故聖人之與聖也如矩之三雜規之三雜周
則又始窮則反本也是皆爲承衰教亂教人之失也三代所
尚忠敬文爲三教皆不外乎質文質文之道本乎天地施之
於人不外尊親而已繁露三代改制云主天法商而王其道
佚陽親親而多仁樸主地法夏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義

節又云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主地法文
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禮文是則天道親親而質省地道
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故多仁樸其失親親而不尊
多義節其失尊尊而不親也亦卽周而復始窮則反本義也
○注質家至行也○舊疏云皆春秋說文白虎通爵篇云爵
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三光也或法三光或法五
行何質家者據天故法三光文家者據地故法五行故含文
嘉曰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各有宜也禮記疏引元命包云周
爵五等法五精春秋三等法三光宋注五精是其總法五行
分之則法五剛甲丙戊庚壬其諸侯之臣法五柔乙丁己辛
癸漢書王莽傳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殷爵三等有其說
無其文又袁盎傳殷道質質者法天周道文文者法地春秋
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三等定爵也莽傳謂無其文者春秋
爲後世制法故第有其說也○注合三至中也○禮記王制
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鄭注此地殷所因
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
合伯子男以爲一皆稱伯也與何休不同故鄭云殷爵三等
者公侯伯也則公百里侯七十里伯子男五十里也按鄒意
以諸侯台伯子男爲一皆稱伯異坼內之君謂之子白虎通
爵篇云殷爵三等公侯伯也所以合子男從伯者何王者受
命改文從質無虛退人之義故上就伯也尚書曰侯甸任衛

作國伯謂殷也春秋傳曰合伯子男以爲一爵或曰或從子貴中也以春秋名鄭忽忽者鄭伯也此未踰年之君嫌爲改伯從子故名之也白虎通前一說鄭氏所本後一說何氏所本也折內諸侯雖稱子以王制校之若爲三公當受百里之封若爲卿當受七十里之封若爲大夫當受五十里之封與夏之折內諸侯皆五十里者不同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疏

杜云折地關釋文折本作折唐石經作折

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以俠卒也輒發傳者無氏嫌

貶也所以不卒柔者深薄桓公不與有恩禮於大夫也盟不

日者未命大夫盟會用兵上不及大夫下重於士罰疑從輕

故責之略蔡稱叔者不能防正其姑姊妹使淫於陳佗故貶

在字例

疏注以俠卒也○隱九年春俠卒傳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以無氏而卒之也與此書柔同穀

梁傳亦云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輒發至貶也○隱二年傳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也曷爲貶疾始
誠也又四年傳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與弑公也此柔不書氏嫌與無駭翬同貶故復發傳也然則內大夫

不書氏有二一則未命大夫此及俠是也一則貶不書氏無
駭公子翬是也其儕如遂豹等之不書氏當文各自有解也
○注所以至夫也○隱九年俠卒注未命所以卒之者賞疑
從重明隱公有恩禮於大夫也此不書柔卒故爲薄桓公不
與恩禮也柔卒不見何以責桓公者蓋何氏別有所見柔卒
桓世故云然○注盟不至之略○隱元年注君大夫盟例日
惡不信也小信月大信時明年伐宋是不信而不日故解之
通義云明年背盟伐宋而此盟不日者爲下公親爲穀上之
盟責不信在公不在柔也意柔非命大夫故責之略也舊疏
云春秋之例不信者日下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是其違信矣不日者正以未命大夫故責之略也罰疑從輕
者新語連語云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子又大政云是以
一罪疑則弗遂誅也故不自得改也僞古文大禹謨云罪疑
惟輕柔非執政大夫背盟與否恐未能主罰之應否亦在可
疑故從輕以略其責也○注蔡稱至字例○監本閩本毛本
作蔡下有侯字鄂本無舊疏標起訖亦作蔡稱至字例無俟
字是也包氏慎言云失爵稱字謂絕奪其爵也陳佗事見上
六年傳所謂淮於蔡是也不能防正貶爵爲字莊十年云字
不若子卽字
不若爵意也

公會宋公子夫童疏

左氏作夫鍾穀梁同杜云夫鍾鄰地穀梁
虞氏本作夫童音鐘水經淇水篇無棣溝

又東南逕高成縣南與枝瀆合瀆上承無棣溝南逕樂陵郡西又東南逕于童縣故城東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千鍾徐廣曰一作重索隱曰漢表作重侯在平原地理志有重丘釋文夫童下音鍾沈氏欽韓云今兗州府汶上縣有夫童里鍾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疏杜云闕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縣南旺湖中大事表云魯先公墓所在自隱桓以下皆葬此今兗州府汶上縣西南三十五里有南旺湖湖中有闕亭其地高阜六七卽魯先公葬處定元年季孫使役如闕卽此水經注濟水篇濟水故瀆又北右合洪水上承鉅野薛訓諸厯澤西北諸又北逕閼鄉城西春秋公會宋公于闕郡國志曰東平陸有闕亭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駁蛇疏

左氏紀侯作杞侯駁

魯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大事表在今曲阜縣東北四十里水經注汶水篇汶水又西南逕魯國汶陽縣北縣有曲池亭春秋公會杞侯莒子於曲池續漢志注地道記臨淄縣西南門曰曲門其側有池非也一統志駁河在兗州府曲

阜縣東北五十里源出九龍山東南流入洙水其谿澗險隘
卽此曲池也今其水常流不絕顧氏炎武唐韻正云燭曲平
聲則音區春秋桓十二年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公羊作
燭蛇汲冢書作區蛇上聲則丘羽反去聲則丘具反五臣注
文選陸機漢高祖功臣頌云曲音區句反按燭从區聲古區
曲同部字得相假借蛇从生聲池从也聲亦同部相假借也
故周禮職方氏職其川虞池釋文池徒多反禮記禮器云必
先有事于惡池釋文池大河反皆讀如它說文它部它虫也
从虫而長象宛曲垂尾形上古艸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又
出蛇字云或从虫是蛇卽它也故音託何反六月書壬寅七
月書丁亥據麻王寅爲五月之二日丁亥爲八月之十八日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疏

杜云燕人南燕大夫
懿五年左傳衛人以

燕師伐鄭杜云南燕國今東郡燕縣彼疏引世本云燕國姞姓

地理志東郡燕縣南燕國姞姓黃帝之後也小國無世家

不知其君號蓋唯莊二十年燕仲父兄傳耳按燕有二一爲北燕召公夷後姬姓一爲南燕地理志有南燕在今衛輝府延津縣地莊十六年燕與衛伐周出惠王史記燕世家記爲北燕事燕仲父爲北燕君索隱曰譙周云據左氏燕與衛伐周惠王乃是南燕姞姓而系家以爲北燕伯故著史考云北

是姞姓今檢左氏莊十九年衛師燕師伐周二十年齊伐

山戎傳云執燕仲父三十年齊伐山戎傳曰謀山戎以其病
燕故也據傳文及此記元是北燕不疑杜君妄說仲父爲南
燕伯爲伐周故且燕衛俱是姬姓故有伐周納王之事若是
姑燕與衛伐周則鄭何以獨伐燕而不伐衛乎按左傳亦未
明稱南燕以爲南燕者杜氏之說此燕人亦未詳爲何燕考
昭十二年云北燕伯欬出奔齊彼旣明云北燕則此單言燕
者或南燕與穀丘杜云宋地大事表云左傳云句瀆之丘杜
注卽穀丘也方輿紀要在今山東曹州府曹縣北三十五里
接穀卽句瀆之合聲也漢書地理志濟陰郡句陽下云應劭
曰左氏傳句瀆之丘也紀要又云穀丘在歸德府商丘縣南
四十里桓十二盟于穀丘是也寰宇記穀丘在宋州穀熟縣
南二十里按商丘之穀丘與在曹縣者自爲二地魯朱燕所
盟似在曹州
府界爲宜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注

不書葬者佗子也佗不稱侯者謙貶在

名例不當絕故復去躍葬也

疏

八月書壬辰月之二十三日
○注不書至子也○史記陳

杞世家云厲公所殺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
曰朴曰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爲利公利公者桓公子
也利公立五年卒與此不合左傳以厲公卽躍與史記乖
完世家又云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

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爲莊公均以厲公卽位而出完世家又無葬一代此注以葬卽佗子又與左傳二世家不合今以何氏爲主正若係桓公子春秋何爲不書葬也○注佗不至葬也○通義云凡外卒葬皆由春秋錄之其或不卒不葬亦由春秋削之俗儒但云魯往會葬則書不會則不書是魯史也非聖經也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諸侯之葬當請諭於王故不曰某國葬某公而曰葬某國某公以王命葬之之詞也王道熄矣春秋乃以文王之法臨之而託其義通義又云葬陳厲公也蓋以誅佗立葬本與殺州吁立晉同義緣從託始省文蹟莫不明故不書葬以晉侯黑臂例之可見也知不然者以贈爲陳厲公本左氏說非公羊義陳佗見殺于蔡與衛人殺州吁不同晉夷虜見弑於趙盾黑臂立不討賊與聞於弑可知故削其葬以見義蹟爲佗子亦不得責之以篡陳力不能討蔡在春秋原情之列亦不得責蹟以不討賊蓋陳佗外淫當絕嗣當從誅君之子不立之義故去其葬以明佗之當在誅絕嗣也

公食宋公子鄭疏

二傳鄭作虛杜云虛宋地趙氏坦春秋異文

之通轉猶垂牘之作草牘也按鄭與空古音也鄭與空音未詳大事表云疑在睢州境一統志衛輝府延津縣東南有故虛城按蘇代云決宿胥之口則魏無虛頓丘頓丘爲今大名清豐縣地宿胥爲今清縣地則謂在睢州境者亦通魯

會宋公在宋境爲宣毅

梁注虛鄭地未知所據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疏

杜云龜尖地大事表云疑在睢州境宋本作龜毛本作龜皆誤

當作龜按魯有龜山在泰山郡蒙陰縣境所謂施陰之山是也或宋公來會魯地與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疏

十一月兩書丙戌十一月無丙戌十月之十八日也杜云武父鄭地

陳留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大事表云水經注濟陽縣故城武父城也今在直隸太名府東明縣西南與河南開封府蘭

陽縣接界一統志武父城在大名府東明縣西南

丙戌衛侯晉卒注不蒙上日者春秋獨晉書立記卒耳當蒙上

日與不嫌異於篡例故復出日明同疏

注不蒙至明同○通義云穀梁傳再稱日

決日義也蓋同日兩事先盟後卒既嫌日不相蒙先卒後盟盟例本有不日又無以決丙戌爲盟日必欲著丙戌爲盟日者皆明相盟皆日以重疾其無信必欲決丙戌爲卒日者春秋獨晉書立嫌爲大惡不當日也邾子纔且卒不再日者接蓄有弗克納文則續且正當立已明故無嫌按春秋篡不明者卒去日僖二十四年冬晉侯夷吾卒襄十八年冬十月曹

伯負罰卒于師是也若其篡已明則不去日此衛侯晉於隱四年書衛人立晉其篡已明若不重書丙戌則嫌在不日之例是異於篡矣故復書日以明之僖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葬二十一年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皆書日以齊小白鄭突皆有入文其篡亦明故也言獨者舊疏云鄭突濟小白皆上有入文不言立故言獨是也篡君所以去日者示略也其糴且之卒葬荅薄氏云異於日食之下可知日是也見楊疏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辟嫌也惡乎嫌嫌與鄭人戰也注時

宋主名不出不言伐則嫌內微者與鄭人戰于宋地故舉伐

以明之宋不出主名者兵攻都城與鄭同義疏

穀梁傳曰非與所與伐戰

也注非責彼疏引鄭信云此傳解經書下日之意也非責魯言魯反與其所與伐者戰也謂還與鄭城彼傳又云不言與鄭戰取不和也於伐與戰敗也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注於伐宋而與鄭戰內敗也戰輕於敗戰可道而敗不可道然則穀梁卽以戰于宋爲魯與鄭人戰內不言戰言戰及敗故以戰于宋爲敗也明公羊作傳時說春秋者已有以戰于宋爲

魯與鄭戰之說故傳決之也通義云此經範例戰伐兩舉特恐學者疑貳爲與鄭戰而穀梁乃正以爲與所伐者戰亦可謂不善讀春秋矣左傳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戰于武父遂帥師而伐戰焉與此傳合十二月無丁未報麻爲十一月之十日○注時宋至同義○言若但言及鄭師戰于宋則嫌及爲內之微者與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之及同且嫌與鄭人戰故先書伐宋以明與宋戰也與鄭同義者上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注云魯不復出主名者兵近都城明舉國無大小當戮力拒之也此戰于宋明攻宋都故宋不出主名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疏舊疏云上十年郎戰之下已有此傳今復發之者上經來戰于魯此則往戰于宋嫌其異故明之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

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疏

二月書己巳月之三日包氏

前年所書日均有誤可知杜氏長原於十一年閏正月而此年又閏正月三年二閏以曲赴禮誤皆於序不合禮記疏引服虔云時衛先君未葬而稱侯者譏其不稱子也曲禮疏云此與成十三年經書宋公衛侯並先君未葬而稱爵者賈服

馬王堆漢墓帛書《易》
注識其不稱子杜預云非禮也穀梁注徐邈曰僖九年傳曰禮極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衛宣未葬而嗣子稱侯以出其失禮明矣宋陳稱子而衛稱侯隨其

所以自稱者而書之得失自見矣

曷爲後日注據鞌之戰先書日疏

注据鞌至書日○成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云云

及齊侯戰于鞌是也恃外也其恃外柰何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爲日也

注得紀侯鄭伯之助然後乃能結戰日以勝君子不掩人之

功不蔽人之善故後日以明之疏

春秋本監本毛本作奈非
奈閩本監本毛本作奈非

在主名前此在下故特解之明得紀侯鄭伯之助乃能結戰

日也古者夙必卜日周禮太史云太史抱天時與太師同車

先鄭云大出師則太史抱式以知天時是也○注君子至

明之○說苑商理云取人之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又云昭

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明哲得內不言戰此其言戰何注據

公敗宋師于菅疏公至于菅○隱十年公敗宋師于菅

不日別偏詳耳此書日爲偏戰宜但書敗某師于某但以

某師今言戰嫌與言戰乃敗矣同故雖之從外也注從外諸

侯相與戰例疏

○從外至戰例○春秋之例凡外戰偏戰曰

于某此書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已下戰齊師已下敗績是從外諸侯相與戰例也穀梁傳曰其言及者山內及之也其曰戰者山外言之也范云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今魯與紀鄭同討以有紀鄭故可得言戰是及山內稱戰從外稱也曷

爲從外注據戰于宋不從外言敗績疏

○據戰至敗績○舊疏云卽上十二年也

上經云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於時有鄭人宣書敗績仍從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之例不別書敗故據以爲難恃

外故從外也注明當歸功于紀鄭言戰疏

○至言戰

○上戰于宋不專恃鄭勝敗魯亦蒙之故仍從內錄此專恃紀鄭取勝歸功於外故從外曰戰繁露觀德云魯桓卽位十三年齊宋衛燕舉師而東紀鄭與魯勠力而報之後其日以魯不得逼避紀侯與鄭厲公也接逼字疑誤避紀鄭與歸功紀鄭之何以不地注據在下句疏

○舊据在下句○舊疏云卽義合也何以不地注據在下句

通義

何不然宜云據鄭之戰書地近也惡乎近近乎闊疏

云舊

仲舒說四國共伐魯大破之于龍門謂是戰也龍門魯之郭門故言近乎闊戰不變及言來者不地則近已見可類從外

文毅梁傳其不地于紀也何氏廢疾鄭云在紀無爲不地范
注引鄭霖之曰紀當爲己謂在魯也字之誤耳得在龍門城
下之戰迫近故不地劉氏逢祥云鄭以公羊義改紀爲己不
知傳義如此當云于內不云于己于己爲不辭也經義述聞
云傳凡自魯言皆曰我或曰內無言己者六年蔡人殺陳佗
傳曰其不地于蔡也文義正與此同蔡也紀也皆國名也不
得破紀爲己魯城龍門者公羊之說非毅梁說也李氏信羣
經識小云毅梁曰其不地於紀也范注春秋戰無不地於紀
戰無爲不地鄭康成謂于紀之紀當爲己字之誤謂在魯龍
門城下之戰故不地楊疏引考異郵及何注公羊亦同然則
非在紀國按龍門之戰亦見春秋緯非專公羊家說毅梁公
羊皆釋不地義公羊之近毅梁云於己二義正同若是作紀
則卽書于紀可也無爲不地誠如何氏所難矣傳文不必皆同
作己似俱無不可郎亦近矣郎何以地郎猶可以地也注郎雖
近猶尚可言其處今親戰龍門兵攻城池尤危故耻之積功也
非義不戰故以功言之不言功者取其積聚師眾有尊卑上下次第行伍必出萬死而不
奔北故以自敗爲文明當坐也燕戰稱人敗績稱師者重敗

也戰少而敗多言及者明見我爲主故得汲汲敗勝之文疏

郎之戰見上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是也彼傳云郎

者何吾近邑也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也惡乎近乎

乎固也○注郎雖至其處○舊疏云謂郎雖在郊內仍非攻

城猶可以舉其地○注今親至取之○舊疏引春秋說云龍

門之戰民死傷者溝溝也者主說此經故知之又文選注引

感精符云強桀並侵戰兵雷合龍門溺慘宋注龍門魯地名

也時齊與宋鄭戰敗相殺血濺駒馬又引合誠圖云戰龍門

之下涉血相創涉血喋血也漢書五行志桓十四年御虧災

董仲舒以爲先是四國共伐魯大被之於龍門注引韋昭曰

魯郭門也易林坤之離齊魯爭言戰於龍門搆怨連禍三世

不安○注績功至坐也○闡本監本毛本北作此依鄂本正

宣十二年穀梁傳績功也爾雅釋詁績功也詩文王有聲維

禹之績箋云績功也書堯典庶績咸熙史記五帝紀作眾功

皆興通義云敗績者猶周禮言師不功也績取其積也職功

曰多以數獲積多爲上爾雅釋詁績宜事也經義述聞云下

文曰績業也功績成也功績業皆事之宜成者故績業公又

爲事也公功古字通臯陶謨庶事康哉堯典庶績咸熙庶績

猶庶事也又曰績用弗成卽事弗成也莊十一年左傳大崩

日敗績謂敗其事也穀梁傳績功也功事也日其事敗矣晉

語國無敗績軍無敗政謂國無敗事也周語昔吾先王昭王

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謂以文武之事爲法也邢引設都于禹之績失之按功事通用春秋非義不戰故以功言也積聚師眾以積說績疊韻爲訓也當坐者繁露竹林云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也故也○注燕戰至敗多○舊疏云蓋師不盡戰故言戰少敗時悉走故不言敗多而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絇傳卽據此經云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彼注云未得成列爲師也穀梁傳云戰稱人敗稱師重眾也繁露竹林云春秋隻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注言及至之文○明見我者爲主鄭本同宋本闢本監本毛本我誤伐校勘記云者字當衍蓋我誤爲伐始衍者字矣隱元年傳及猶汲汲也及我欲之注欲之者善重惡深我爲主明敗勝皆當坐魯重也

三月葬衛宣公注背殯用兵而月不危之者衛弱於齊宋不從亦有危故量力不責也疏注背殯至責也○隱三年傳當時也衛惠背殯用兵有危宜書日此不日故解之量力不責猶下十八年之君子辭也繁露玉英云苟能行善得眾春秋弗危衛侯晉以正書葬是也俱不宜立而宋繆公受之先君而危衛宣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見得眾心之爲大安也解篇

宣之書葬得正爲得眾與何義異左氏家杜預穀梁家徐邈皆責衛惠公稱侯於先君未葬自惡其不稱子以俟禮接鄰國也禮記疏引服虔說亦同

夏大水

注爲龍門之職死傷者眾民悲哀之所致

疏

注爲龍至所致○龍

門戰見上漢書五行志桓公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桓弑兄隱民臣痛隱而賤桓後宋督弑其君諸侯會將討之桓受賂而歸又背宋諸侯由是伐魯仍交兵結仇伏尸流血百姓愈怨故十三年夏復大水一日夫人驕盈將弑君陰盛桓不寤卒弑死劉歆以爲桓易許由不祀周公廢祭祀之罰也按歆說取微太遠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疏

通義云以曹地者參會也左傳曰曹人致餼按此與

及宋人盟

于宿同

無冰疏

誤本冰

何以書記異也注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法當堅冰無冰者

溫也此夫人淫泆陰而陽行之所致疏

注周之至所致○漢書五行志庶徵之恒

與劉向以爲春秋亡冰也小奧不書無冰然後書舉其大者也京房易傳曰祿不遂行蒸謂欺厥咎與奧雨雪四至而溫臣

安祿樂逸茲謂亂與而生蟲知罪不誅茲謂舒其奧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重過不誅茲謂亡乞徵其咎當寒而日與

六日也桓公十四年春無冰劉向以爲周春今冬也先是連

兵鄰國三戰而再敗也內失百姓外失諸侯不敢行誅罰鄭

伯宋篡兄而立公與相親長贊同類不明善惡之罰也董仲

舒以爲象夫人不正陰失節也彼又云一曰水旱之災寒暑

之變天下皆同故曰無冰天下異也周失之紓秦失之急故

周衰無寒歲秦滅無與年按如傳文自爲魯記異與者先事

而至者董何說同通義云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懲厥

咎舒厥罰恤燠其不曰水不爲冰而曰無冰何也春秋本天

道以正人事詩曰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藏冰之禮先王所重天道當寒不寒水澤不腹堅於是無以取冰無以取冰則春無以薦夏無以頌故以無言之見人事目之之辭也穀梁傳注引徐邈云無冰者常陽之異此夫人淫泆陰爲陽行之所致與何說合

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夏五者何無聞焉耳注來盟者聘而盟也不言聘者舉重也

內不出主名者主國也在盟可知在盟來盟例皆時時者從

內爲王義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疏通義云本當言夏五月幹枝鄭伯使其弟

語來盟簡札爛滅不知盟日春秋方令桓盟皆日以重著其

無信故進不可就五增月退不可去五存夏卽用舊文無所

增損亦因以示史闕疑之法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

之月遠矣夏五傳疑也按何云時者從內爲王義孔云當言

幹枝則書日矣與何義不合惟既有五則不僅書時已見似

何義亦尙未協穀梁釋文夏五本或有月者非杜云闕文范

云孔子在於定哀之世而錄隱桓文之事故承闕文之疑不

書月明皆實錄譜載作御釋文云本亦作樂楊疏本卽作禦史記東越別傳樓船將軍率錢唐轄終古斬徇北將軍爲

禦兒侯正義禦字今作語漢書閩粵傳卽作語兒侯卽今之嘉興語兒鄉也是語禦古通用○注來盟至重也○盟重於聘故書盟以舉重然則春秋凡書來盟皆聘而盟矣成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

及孫良父盟彼亦因聘而盟聘盟兩書者彼傳云尋舊盟也
注尋繹舊故約誓也書者惡之明其不止結盟而已也○注
內不至可知○內不出與聞者名氏旣曰來盟凡內曰來盟
內大夫莅盟矣○注莅盟至皆時○僖三年冬公子友如齊
莅盟定十一年冬叔遷如鄭莅盟是莅盟時也宣七年春衛
侯使孫良父來盟是來盟時也外而來內曰來盟內而往外
曰莅盟文十五年春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書月者波注云
文公微弱大夫秉政宋亦微於三世之黨二亂結盟故不與
信詞也蓋來盟莅盟與離參者異故皆與信辭○注時者至
天下○王校勘記云鄧本元本闕本同監本毛本王誤主下
云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可證此本作王此夏五應是夏
五月之尊文何氏以爲時者舊疏云來盟之例例不言月而
此有五師所不說何氏以五字或衍

文故如此義或然也○臘例不信時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壬申乙亥八月無
月爲夏正六月非歲之時傳曰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謾嘗也
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弗嘗而已是書嘗非責其不時責其
不知廢時祭以應天變也則公羊經
文本作九月與祭以首時之例合

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注黍稷曰粢在器曰盛委積也

御者謂御用于宗廟廟者釋治穀名禮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后夫入親西郊采桑以其粢盛祭服躬行孝道以先天下疏禮記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也鄭注魯謂之魯家於此學中藏此粢盛委積又月令云藏治籍之收於神倉藏敬必飭注重粢盛之委也帝籍所耕于畝也藏祭祀之穀爲神倉疏委謂委積之物重此粢盛委積之物故內於神倉引公羊傳云粢盛委之所藏皇氏云委謂輪也其義非蓋秦名神倉魯名御廩均爲歲積粢盛之所不必有定名也周禮擇入職云大祭祀則共其接盛注接讀曰汲汲以授春人大祭祀之粢積出之收藏於神倉者不以給小用亦以月令說周制也晉書天文志天廩四星主蓄黍稷以供享祀卽春秋之御廩也○注黍稷至日盛○周禮天官甸師職以其盛鄒注舊盛祭祀所用穀也粢稷也穀者稷爲長是以名云在器曰盛上六年左傳云粢盛豐備杜注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穀梁范注云天子親耕其禮三推黍稷曰粢在器曰盛說文皿部粢黍稷器所以祀者盛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又地官春入云其其粢盛之米注舊盛謂黍稷稻梁之屬可盛以爲籩實然則以器內所實言之謂之粢爾雅云粢稷也稷爲穀長以統眾穀而言也以諸穀在器言之謂之盛黍稷稻

染皆是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周禮一書或兼言盞盛若春人肆抑小祝是也單言盞若大宗伯小宗伯大祝是也單言盞若餕人廟人是也小宗伯逆盞注受館人之盛以入然則盞可互稱也甸師注云粢稷也穀者稷爲長是以名盞粢古今字也毛詩甫田作齊亦作盞川古文禮記作粢盛用今文左傳作粢盛則用今字之始左傳曰潔粢豐盛毛傳曰器實曰盞在器曰盛鄭注周禮盞或專訓稷或訓粢稷稻梁盛則告訓在器是則粢之與盛別者盞謂穀也盛謂在器也許則云器曰盞實之則曰盛例與毛鄭異蓋許主說字其字从皿故謂其器可盛黍稷曰盞要之盞可盛黍稷而因謂其所盛黍稷曰盞凡文字故訓引伸每多如此○注委積也○廣雅釋詁委積也莊子知北遊云是天地之委形也釋文引司馬注云委積也管子國蓄云彼人君守其本委謹房注委所委積之物也周禮大司徒職令野脩道委積鄭注少曰委多曰積是其義通也周禮宰夫職掌其半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奉注委積謂半米薪芻給賓客道用也蓋凡積聚之物皆可曰委故供賓客者亦曰委積不必宗廟用也此云粢盛委之所藏謂粢盛委積之所藏委即粢盛非必粢盛外別有委也○注御者至宗廟○獨斷云天子所進曰御又云御子大略云天子御庭諸侯御茶注御者言臣下所進御也禮記王制云千里之內以爲御注御謂衣食亦謂進御所須者

也。按詩六月傳御進也。廣韻御侍也。進也。進於尊者故凡進於尊者服食所須皆謂御。因之君上所止曰御。前書曰御書。服曰御服。皆取統御之義。此爲君上祭宗廟所用。故亦曰御廟也。或御用作進用解亦通。注廟者至穀名。舊疏云謂廟之言藻之義故也。按藻與潔通。詩采蘋箋云藻之言潔。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是也。或藻即潔之誤。潔有治義。禮喪服潔麻帶鄭注潔者治去孳垢故廣雅釋詁潔治也。又釋言云潔治也。展轉爲訓得相通。漢書昭帝紀朕虛倉廩注穀所振入也。荀子富國云。填窪倉廩者財之末。注米藏曰廩。文選注引蔡邕月令章句云米藏曰廩。蓋穀必治乃成米可用。故廩又爲米藏之名也。爾雅釋言廩。麻也。孫炎注麻藏穀絜也。亦此義也。通義云藏穀曰倉。藏米曰廩。謂之御廩者。給宗廟所用。故以米之最精者名也。九章栗米術曰栗率五十斛米三十斛米二十七粟米二十四御米二十一。按御廩藏粢盛之委。甸師入之。廩人共之。春人春之。小宗伯辨之。世婦爲之。儒人炊之爲之。卽擇之。或謂三夫人擇以授餌人誤也。注禮天子至天下。穀梁傳云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禡。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舊疏云禮天至天下皆出祭義之文。接祭義無此文。禮記祭統云天子親耕於南郊。王后蠶於北郊。與此異。又祭義云昔者天子爲籍千畝冕而朱絃躬秉耒以俟。爲籍百畝冕而青絳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

爲醴酪粢盛於乎取之敬之至也注籍之田也千畝百畝
之說與此合御覽引雷次宗五經要義云天子籍田以供上
帝之粢盛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也籍蹈也言親自蹈履於
田而耕之白虎通耕桑云王者所以親耕后親桑行以率天
下農桑也天子親耕以供郊廟之服后親桑以供祭服又云
耕於東郊何東方少陽農事始起桑於西郊何西方少陰文
功所成故曾子問曰天子耕東田而三反之漢書文帝紀詔
曰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應劭曰古者天子耕
籍田千畝爲天下先籍者帝王典籍之常也韋昭曰籍借也
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瓊曰
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蠶桑爲天下先本以躬親爲義不得
以假借爲喻也籍謂蹈藉也按此所引禮及白虎通所引曾
子問蓋皆逸禮文祭統所記蓋周制逸禮所記或異代禮也
周禮天子諸侯不同制南郊太陽北郊太陰諸侯夫人故降
爲東西郊東郊少陽西郊少陰也祭統記夫人亦露於北郊
興后同疏云夫人少陰故合西郊然亦北者婦人質少變故
與后同也禮記月令孟春之月云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
捐之于參保介之御問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注
元辰蓋郊後吉亥也帝籍爲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國語
周語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
粢盛於是乎出是籍田亦以共上帝此因嘗祭而災故言明
孝道也又季春之月云后妃齊戒親東郊朝采禁婦女毋

觀省婦事以勸蠶事注后妃親采桑示帥先天下也東鄉者
鄉時義也是明其不常留養蠶也留養者祭義所云卜三夫
人世婦之吉者使浴蠶於蠶室者也月令又云蠶事既登分
繭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明天地宗廟祭服皆親蠶所共也周
禮內宰職云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爲祭服
是周制蠶于北郊也鄭云蠶于北郊婦人以純陰爲尊郊必
有公桑蠶室焉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注火自出燒之曰災先是龍

門之戰死傷者眾桓無惻痛於民之心不重宗廟之尊逆天

危先祖鬼神不饗故天應以災御廩疏

舊疏云御廩災何以書者嫌覆問上乘盛

委之所藏故不但言何以書○注火自至曰災○說文火部
災天火也左傳宣十六年云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火自出燒
之明與人火異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內悉言災而復言火自
出燒之者入春秋始有此災欲通入火不書之義也○注先
是至御廩○漢書五行志云博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
妾爲妻則火不炎上又云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
災董仲舒以爲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百姓傷痍
未瘳怨咎未復而君臣俱情內怠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保守
社稷終其天年者也故天災御廩以戒之劉向曰爲御廩
夫人入妾所春米之城以奉宗廟者也時夫人有淫行挾逆

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桓不寤與夫人俱會齊夫入譖桓公於齊侯齊侯殺桓公劉叔以爲御廩公所親耕籍田以奉粢盛者也棄法度亡禮之應也按董說與何注合以災爲後事而至者故也向說較切蓋穀梁家先師說

乙亥嘗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謨何謨爾謨嘗也

注謨新有御廩災而

嘗之疏

注謨新至嘗之。左傳疏引服虔云魯以壬申被災至乙亥而嘗不以災告爲恐接致齊三日乙亥嘗壬申爲致齊之初日御廩卽

災而猶嘗故書不謨也曰猶嘗乎注難曰四時之祭不可廢則無猶嘗乎疏禮記檀弓注天猶尚也如孔義則猶作尚解亦通。注難日至嘗乎。何以此爲設難語下爲答語也猶卽無猶若詩無念爲念之例若日四時之祭不可廢則將

無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注嘗廢一時祭自責以言廢嘗也御廩災不如勿嘗者本不當嘗也疏注當廢至災也

奉天災也知不以不時書者本不當嘗也

疏○傳云不如勿

嘗故注云當廢一時祭以答猶嘗之難左疏引服云魯以壬申彼災至乙亥而嘗不以災害爲恐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八

月嘗以災書人君遇災而懼當廟一時祭何休之論篤矣左氏謂書不害也豈其然乎穀梁傳曰夫嘗必有兼旬之事者言夫人始其事餘人次第終其事御廟災明夫人不可以奉粢盛故天災之桓公恬然不懼卒與夫人如濟而有彭生之禍其災先見於此可不慎哉晉書禮志蔡謨議魯桓公壬申有災而以乙亥嘗祭春秋譏之災事既退尤追懼而已故廟宗廟之祭穀梁傳御廟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按穀梁傳又云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廟夫嘗必有兼旬之事焉王申御廟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范注引鄭嗣曰用火焚之餘以祭宗廟非人子所以盡其心力不敬之大也彼傳兼旬當依釋文一本作兼旬十日爲旬蓋宗廟之祭君夫人皆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故有兼旬之事非數日所能備故鄭嗣曰王申乙亥相去四日言用日至少而功多明未足及易而嘗是也范云夫人親春是兼旬之事兼旬義難通自不如作兼旬爲得也或係上甸粟謂蓋甸師供所入之粟夫人春之三宮擇之故有兼旬之事焉經義雜記云左氏當從服解杜注謂書以示法最謬夫遇災而懼所以敬天也夙夜小心潔其祭祀所以敬祖也御廟災而嘗遂書以示法是聖人之嘉災也故不論嘉穀之害與不害而御廟必不可災公羊曰御廟災不如勿嘗甚言其不可當災也穀梁曰未易災之餘而嘗志不敬也言災之不可復

嘗也可也者不可也魯人不能於未災之前謹守禦廟復不能於既災之後敬卜遠日是皆不以災爲恐也依服解而三傳並通故謂棄法度無禮亦得之董生推所以致災之由可謂遠識矣何氏本之是也然言廢一時祭以奉天災則猶未得公羊之旨穀梁但言甸粟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廟而子政復推其本以爲夫人文姜不可奉宗廟祭祀可謂深切著明矣按何氏謂廢一時祭正傳不如勿嘗義亦未爲不得公羊旨也杜氏謬解已爲衛冀隆所難見左氏疏○注知不至嘗也○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書在者下誤今正舊疏云周之八月非夏之孟秋而反爲嘗故以不時言之按如包氏推麻定在九月則非不時矣通義云君子之祭也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帥執事而誓戒隸人埽除雍人灌概職人省閑廩人共接盛百官莫敢廢其職以服大刑今乙亥去壬申四日耳宜亦旣肅旣戒而猶弗謹於火致粢盛不潔然則所當譏者豈唯未易灾之餘云乎

按何氏以爲本不當嘗則不僅如穀梁所譏矣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丁巳十五年四月書丁巳所謂過時而日也若卒在十二月則適當五月之時經不應書日矣

宋人以齊人葬入陳人伐鄭

以者何行其意也注以己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宋前

納突求賂突背恩伐宋故宋結四國伐之四國本不起兵當

分別之故加以也宋恃四國乃伐鄭四國當與宋同罪非爲

四國見輕重疏

左氏穀梁蔡在衛上趙氏史春秋異文箋云謹案左氏定四年傳晉文爲踐士之盟衛成

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杜注踐士召陵二會經書蔡在衛上伯主以國大小序之也子魚所言盟叔之次此經左

氏穀梁蔡在衛上似亦以大小爲次公羊或傳寫之誤以者詩載芟云侯疆侯以箋云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傳二十六年左傳凡師能左右之曰以以有用義論語微子篇不使

大臣怨乎不以卽怨乎不用也宋能用四國師故曰行其意也春秋說云以者借人之力有能行其意者有能左右之者

四國伐鄭而宋以之可謂能行其意矣未能左右之也四國

惟均齊爲大國又皆諸侯焉能左右之惟宋馬首是瞻哉

○注以已至意也說文行部行人之步趨也步趨爲行從人步趨亦爲行引申之從人行事亦曰行四國從乎宋是行

宋意也○注突前至伐之○舊疏云宋前納突求賂上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是突背恩伐宋上十二年及鄭

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是也按十一年左傳云亦執厲公而求

焉十三年云宋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公羊以十三年之戰爲戰于魯故舊疏以十二年伐宋事當之○注四國至以也○毛本分誤法春秋說云春秋不書宋會四國而曰宋以四國伐鄭且諸侯也而稱人罪宋也何罪乎宋鄭之亂責宋人釀成之又以賂立突而責賂無厭魯再三平之而不克遂與鄭合而與宋戰則曲在宋而鄭未爲直也至是宋復以四國伐鄭則曲在宋惟宋獨行其意爾獨行其意言非四國欲伐鄭也宋實以之所以罪宋云爾按穀梁傳云以者不以者也范注不以者謂本非所得制今得以之也亦罪宋之意○注宋恃至輕重○穀梁又云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范云刺四國使宋專用其師輕民命也春秋說云四國不恤其民助宋伐鄭則四國亦不得從宋滅焉按宋齊衛蔡陳皆君也春秋皆人之是與宋同罪非有輕重而宋爲首惡故加以以罪之